

陽明山國家公園 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記錄

十八份、頂湖座談會
菁礮、山豬湖座談會

計畫主持人：李瑞宗

研究助理：姚淑芬

工作人員：施文萍 駱美祝

林昱雯 黃芬蘭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三十日

A Study in Pre-inhabitants' Heritages and the Oral History by the Aged in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Vol. II . The Panel Discussions in Shipafen and Tinghu;
Chinghsue and Shanchuhu**

Principal Investigator

JUI-TSUNG LEE

Research Assistant

SHU-FEN YAO

Funded by :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Headquarters,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Interior, ROC**

Taipei, Republic of China

June 30, 1997

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記錄

十八份、頂湖座談會

菁礮、山豬湖座談會

摘 要

本調查研究執行期間，自 1996 年 8 月至 1997 年 4 月，歷時約九個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成立迄今已屆十餘年，各項動物、植物、地質之研究，已大致卓然有成，惟關於人文方面之研究較為欠缺。隨著區內魚路古道之研究規劃、大油坑之規劃設計等各項計畫逐步推動進行，亟需對區內的各項歷史資源作一系統整理，其中，尤以耆老訪談更為迫切。因為園區內各村落之年耄長者，隨著歲月的更迭，將愈趨凋謝，致使此項人文資源變為無法彌補的遺憾。

本調查研究分為二主要部份，即耆老座談會與個別訪談。1996 年 10 月至 11 月，曾在陽明山區的四個聚落舉辦耆老座談會，依次是湖底，竹子湖，十八份、頂湖，菁礮、山豬湖。前二次座談會內容，彙為本研究的第一冊報告。後二次座談會內容，彙為本研究的第二冊報告。個別訪談部份，係以陽明山國家公園所轄各村里為基本範圍，並擴及相鄰鄉鎮。士林區、金山鄉、萬里鄉、石門鄉歸屬東北分區，訪談內容彙為本研究的第三冊報告。北投區、三芝鄉、淡水鎮歸屬西北分區，訪談內容彙為本研究的第四冊報告。

積極而有計畫地舉辦座談會與逐村訪談，並將這些成果彙整成冊出版，不只保存了先人的歷史經驗，更可作為保育、解說等部門重要之參考與借鏡，藉此建立陽明山區人文歷史之基本資料，以為將來史蹟研究的基礎。

A Study in Pre-inhabitants' Heritages and the Oral History by the Aged in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Vol. II . The Panel Discussions in Shipafen and Tinghu;
Chinghsue and Shanchuhu**

Abstract

This study took nine months to finish, from August, 1996 to April, 1997.

Established in 1985,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headquarters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ies of animals, plants and volcanoes. However, there seems not so much gained in that of culture. With the successive planning projects of the historic fish trails (魚路古道) and Tayiokeng sulphur mine (大油坑), what has been induced is an urgent demand for systemat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humanities resources of the park. Among them,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inquiries of the aged who wither quickly. An unamendable loss it will be if we miss their precious memories of the past.

This study contains two parts. One is the panel discussions by the invited aged, and the other, the individual inquiries. In October and November of 1996, Four discussions were held one by one in some villages of the park —

Hudi (湖底); Tzutzu (竹子湖); Shipafen and Tinghu (十八份、頂湖); Chingsue and Shanchuhu (菁礮、山豬湖). The record of the former two discussions makes up our first report, and the latter two our second report. As to the individual inquiries, basically, those whom we visited are residents of the park, and of the nearest-by villages or towns. Shihlin (士林), Chinshan (金山), Wanli (萬里) and Shihmen (石門) are in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The record of the inquiries made there is the third report of this study. Peitou (北投), Shanchi (三芝) and Tanshui (淡水) belong to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the record of this area becomes the last report.

The publication of these reports not only keeps alive the experiences of our forefathers' but offer help to the park authorities for the future conservation engag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service. Moreover, with this effort, the fundamental data of the regional history could be established, and as a result, all the coming related studies would have a easier start.

目 次

誌謝.....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目次.....	V
十八份、頂湖座談會.....	1
菁畧、山豬湖座談會.....	37
附錄一、座談會相關文件（菁畧、山豬湖為例）.....	87
1. 工作計畫書.....	87
2. 耆老名單.....	94
3. 地圖製作.....	96
4. 會前新聞稿.....	97
5. 旁聽單.....	98
6. 傳單.....	99
7. 租借會場公文.....	100
8. 邀請耆老公文.....	102
9. 耆老邀請卡.....	104
10. 鄉土歷史調查表.....	105
11. 借用資料同意書.....	106
12. 座談會出席表.....	107

誌 謝

首先要感謝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給予本次的調查研究機會。尤其蔡處長佰祿、楊副處長健源、曾秘書偉宏，對本計畫的重視與支持，並惠賜許多寶貴意見。

此外，承蒙保育課詹德樞課長、羅淑英技士、魏映雪約聘研究員；解說課呂理昌課長、賴修怡約聘解說員、蕭淑碧技士；企劃課劉田財前任課長、董人維代理課長、蔡若茵小姐；觀光課楊美玲技士、林志雄技佐多方協助，特予致謝。

調查研究過程中，擎天崗管理站韓志武主任，小油坑管理站李朝盛主任，龍鳳谷管理站陳育賢主任，均提供許多建議，使本案獲益不少，在此深表謝意。

此外，尚受到許多老歲仔的協助，實在無法一一列舉，然而下列諸位先生的指教，令人獲益良多，他們是：

金山鄉：賴在、柳登文、劉貴財、黃阿政、高平、郭文德。

萬里鄉：吳蕃薯、許枝春。

士林區：邱阿華、何清山、葉金石、何傳盛、黃林、何文貴、何烏毛、林永耕、沈清水、何泱亮。

北投區：許再傳、許健一、黃形象、高金進、陳有贊、曹賜德、詹寬裕、高銘杰。

石門鄉：許永祿。

三芝鄉：張永洲、陳稱穎。

中華工學院景觀建築系的何致遠、蔡蕙如、張雅蘋、吳平海、陳佳伶，建築與都市計畫系的黃文俊等諸位同學積極參與且多次襄助，使本案得以順利完成，在此一併致謝。

13. 座談會討論題綱.....	108
14. 座談會配戴名牌.....	109
15. 會後新聞稿.....	110
16. 報章披載（民生報）.....	112
17. 報章披載（民生報）.....	113
18. 報章披載（中國時報）.....	114

十八份、頂湖座談會

壹、時 間：民國 85 年 11 月 3 日（星期日）

貳、地 點：台北市北投區泉源國小禮堂

參、主 持 人：李瑞宗副教授

肆、引 言 人：陳進治里長、林建祥主任

伍、出席人員：詹焱林、曾元、詹國清、陳有贊、鄭傳福、白雲、吳貴登、陳聰明、吳清沂、陳清富、曾金水、李忠立、詹福昌、白金生、林天賜、白曹格、詹寬裕、陳聰明、高天祥

陸、列席人員：白輝宗、林資敏、簡惠美、陳珍賢、徐明菊、陳志成、何裕成、吳慧瑜、李明俊、白雲清

柒、攝 影：林昱雯

捌、記錄整理：姚淑芬、施文萍、駱美祝、林昱雯

玖、記錄審定：李瑞宗副教授

序幕

8：30 頂湖陣頭—協義社熱鬧開場。

9：00 放鞭炮。

一、主持人致詞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向你們請教有關十八份、頂湖

過去的歷史，還有昔日的生活經驗。你所知道有關本地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趁這個機會把它說出來。今天很高興請到我們地方上的陣頭來助興，讓我們這場座談會充滿熱鬧的氣氛，謝謝。

今天的引言人是陳進治陳里長和林建祥林主任，引言人就是幫助我來引導大家發言的人。我們的討論從 9：00 開始，預計到 12：00 結束，所以時間很寶貴，我先把程序說一遍，接著請陳里長和林主任致詞。首先，按順時鐘方向每人進行 3 分鐘的自我介紹，你們可以說說從前讀那個學校？曾做過什麼事？對十八份、頂湖過去的印象？說完就換下一人。

自我介紹後，進入討論主題，對交通瞭解較多的人就講交通，對教育發展較清楚的就談教育，關於家族歷史、產業更替以及本地的舊地名等都可以隨意發言。接下來，先請陳里長說說話。

二、引言人致詞

（1）陳進治：

首先感謝中華工學院李教授來我們泉源里辦座談會，對我們村這麼盡心盡力。還要謝謝各位長輩的支持，希望今天的座談會圓滿成功。

（2）林建祥：

各位鄉親、各位長輩，我是泉源國小的總務主任，我叫做林建祥，雖然我來泉源里已經很多年，但是對於這裏的過去並不是十分瞭解，希望藉由這個機會能多瞭解一些，將來教小朋友認識家鄉時，可以告訴他們。各位阿公阿媽所傳述的過去生活情形、求學過程，這些點點滴滴，都是很好的生活教材。

今天非常感謝各位長輩能撥空前來參加這場座談會，也很感謝李教授舉辦鄉土歷史座談會，這對我們村里的歷史、過去事物的保存很有幫助。

三、第一階段 耆老自我介紹

（一）陳聰明：

我姓陳，住在菁山路 30 號，大家叫我陳聰明。我小時候讀完書就去南洋了。光復之後才回來，活到 20、30 歲才去耕田，其他的事情等大家提出問題再說，我不太會說話，謝謝。

（二）吳貴登：

我姓吳，叫做吳貴登，小時候在十八份路口轉彎那裏的講習所讀到二年級，再去北投繼續讀三、四、五、六年級。教過我的老師有一個住十八份這裡，有二個住北投，總共是三個老師。

畢業後，就要去山裡看牛。那時每一戶有 20、30 人，光是牛就養 7、8 隻。看牛一段時間後，年齡大一些，就去上班，讓下一輩的小孩頂我的缺看牛。要有人看牛，我才能去工作。我先在電力公司待了三年。日本時代，北宜公路要開發，我被調去，做了六個月後，我就去當兵了。當兵是在松山機場，那是空襲轟炸比較嚴重的地方。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我就回來這裡開始農業的工作，我就說到這裡，謝謝。

（三）白雲：

我小姓白，名字是雲，大家叫我枝仔，我住在頂湖 108 號之一。我現在從事農業。農事較清閒時就找一些零工來做，我就說到這裡。

（四）鄭傳福：

各位老兄弟大家好，我姓鄭，叫做鄭傳福，現在已經七十二歲。我在十多歲時就幫人家看牛，較早的時候也曾經在山頂泉源里種桃子，時常將桃子放在菜籃子裡擔到士林菜市場賣。日本時代的建設很不好，現在台灣就做得很好，到處建設。我小學讀了三年書。學校當時有蓋草頂、牆壁以石頭疊砌。讀了三年之後就沒有繼續而去看牛。

現在到處都建設得很好，以前的生活很苦，一直到我 45 歲時做里長，才比較好一點。建設這條大馬路之後，這裡到處是車子。以前連一台也沒有，因為沒有大路，車都不能到達，很感謝現在的政府，謝謝。

（五）陳有贊：

各位先生、主辦人，我是陳有贊，我從小就是在這裡長大，算是土生土長的。我在這個地方生活七十多年，這七十多年之間，感覺上也沒做什麼事情，也沒辦法說那麼多話，或告訴大家咱村裡的建設，覺得很見羞，所以請大家多多指教，謝謝大家。

（六）詹國清：

今天來參加這個座談會，小弟真的很高興。我是在差不多民國 20 年，大約八歲的時候開始讀書。早先，在十八份有一塊地，就是在詹乾土先生的父親詹慇先生住的附近那裡，有很多椅子和長板凳，有人在那裡教書。讀了一年，父母說：咱沒時間也沒錢請人看牛，你就去看牛吧！所以我九歲就輟學開始看牛。那時候學校沒有教室，詹慇先生就決定把這塊土地獻出來蓋學校，村裡的頭人和日本政府配合來建學校。當時建這間學校，只是簡單幾間，沒現在這麼多間。蓋教室的時候我已經沒讀書了，我看牛一直看到 16 歲。然後，父親叫我去工作，說別想再讀書了，沒經費讓你讀，我只好決心去工作。差不多民國 30 年左右，戰爭期間，趁工作告一段落，我有參加三個月的講習所，但日語仍不太熟悉。後來，我被日本政府調去當兵，因那時軍隊在補充兵源。光復之後，民國 36 年我回來，沒想到泉源國小卻停辦了。後來，我們村裏的頭人和陽明山管理局以及議員大家配合，向市政府、教育局爭取才又成立這間學校，由於老師、主任、校長的熱心，爭取到一些經費，加上村人的募款，蓋了一間較好的學校。

現在不論山上或平地的兒童和家長，大家都喜歡來這裡讀書，老師、校長、主任將學校辦得很好，今天才有這樣的成就。小弟也真正歡喜，小弟簡單

幾句給大家做參考，謝謝。

（七）曾元：

今天來參加座談會的人，我的年紀是最大的。我要說的有二點：第一，我們這個里內，三十年來，住戶都是自立更生，很有自信。第二，咱都要做好事，出門不可佔人便宜，若是橫行霸道，那就大錯特錯，若老老實實就不會失敗。

（八）詹焱林：

我說一段歷史，我聽我阿公與曾祖父說過，頂湖最早時只有三塊園地，黃家、吳家和陳家各一塊，後來陳興安來這裡開墾桃子園，種桃子。最先只有三塊，現在差不多有一百多戶了。阿昆那裡有一棵大榕樹，到現在，將近有二百多年至三百年了。從前，要從那棵榕樹旁邊開闢一條生產道路，也就是園尾溝那兒，由吳雲去向公所的人爭取經費。吳雲的母親說：那有這種事情，這種山頂尾仔的偏僻地方怎麼會有道路開闢到這裡？沒想到，路竟然真的闢出來了。我就說到這裡。

（九）吳清沂：

我住在東昇路 68-10 號。小時候父親是種田的，養牛之後還兼種桶柑當作副業。

（十）白金生：

我算是今天來參加的人當中比較年輕的，我住在東昇路 80-3 號。

（十一）林天賜：

我今年 71 歲，是第 5 鄰鄰長，從前做過的工作有種田、養牛、燒火炭，今天很高興來參加座談會，謝謝。

（十二）詹寬裕：

我今年 74 歲，住在登山路 114 號。做過的事情很多，煮硫磺 15 年、種茶 20 年、養豬 30 年、還有種田、打石、撿骨等工作，我做過的事情實在太多了，謝謝各位。

（十三）高天祥：

我今年 80 歲，住在東昇路上，今天很高興來這裡和大家見面，謝謝。

（十四）陳進治：

不好意思，我是泉源里的里長，叫做陳進治。我說過去的歷史，我懂事時，父親就過世了，我和老母相依為命過得非常艱苦，每天去山裡砍木材，擔到北投賣。從前我住在頂湖的風頭，後來搬到風尾，結婚生了三男三女。

以前在讀書的時候，應該是還沒有泉源國小，要去湖山國小讀書。到湖山的路，是我們年少時常走的路，也是泉源里的里民熱心合作將這條路打通的。因為是大家的貢獻，出錢又出力，才使這條道路直接通到北投。大家建造產業道路，才有今日方便的交通。在通車以前，來去北投真是一件非常艱苦的事情。

當里長是咱泉源里給我的栽培，所以今天我們全家出來為大家服務，我就說到這裡，謝謝大家。

四、第二階段 綜合討論

主持人：

謝謝陳里長，大家都介紹完後，對每一個人的經歷都差不多有一些瞭解，接下來咱們進行第二階段。有一些主題可以討論，不管是誰對這個主題稍有瞭解，都可以說，說完後有人認為不太齊全就可以補充。首先要請教各位的是我們這裡為什麼要叫做頂湖？為什麼要叫做十八份？地名的由來。那位先生可以解釋一下？

詹寬裕：

諸位先生，小弟較佔權。

舊名叫十八份是什麼意思你們知道嗎？十八戶，以前只有十八戶人家住這裡，十八間厝，所以叫做十八份。另外一個說法，就是從大陸過來時只有十八個人。十八份是指埔仔這個所在，而頂湖歸頂湖，不一樣啦！所以才會分做東昇路、登山路。小弟可以再說一點嗎？若說到去學習工作，我學最多項，起碼有十項，掘土炭、打石我都會，再說到疊牆、土木、撿骨頭、種蕃薯我也會。有一次撿骨頭時，撿到一個很冤枉，埋下去三年，他家就發生火燒厝，嚇到請人快來撿，我居然也幫他撿。你們知否？是在十年前喔，多少錢你知道嗎？一萬元。可是，這不是什麼好事，沒想到挖起來才知道，埋下去沒放好，整個軀體好好的，肉爛爛的、漿漿的，好像豬肉爛掉，臭到沒有辦法用話來形容。後來主人說：沒有撿絕對不行，我再添錢下去，幫我撿啦，師傅，不要緊啦！我們來商量一下，他說隨你要求，於是連原本的一萬元加上主人後來添加的，喊到二萬元的酬勞。十年前的二萬元，現在差不多有五萬。最後我還是沒有撿，賺那兩萬元鐵定賠超過二萬。毒氣衝上來時全身都會癢。去醫院看個把月的醫生，這樣要賠多少？以前沒有農保，什麼保險都沒有，全是自費，賺二萬元差不多要賠五萬，或許還更多。再說到吃的，那時候肉沒得吃，只能吃青菜。我大哥去士林買青菜回來，三兄弟中有二個則去挖蕃薯。大哥將青菜煮了，才一會兒，我們兩個就把它吃光光，大哥看著我們並且說，吃到見盤底了。我們以前的生活很可憐，我說到這，剩下的給別人說，諸位先生，再補充看看。

主持人：

我可以再請教一下，你說的十八戶來這裡開墾是哪幾姓？這十八戶是十八個姓，還是十八戶裡面有哪幾姓來開發？

詹寬裕：

有哪幾個姓我不太瞭解，姓詹的差不多只有二、三個，姓陳的也有幾個，姓林、姓許的也有幾個，一個姓王的，帶頭的那個姓王，到現在姓王的也只有十多戶而已。我的太祖叫做詹信太，詹武義的父親叫做詹翹，姓詹的大概是三個過來，這條路的最上面就是詹坤天，他們的長輩，不知是祖父還是太祖。姓吳的大概也有兩個，這個埔仔有兩個姓吳的，有的搬去湖底，姓王的只有一個。這四姓加上剩下的雜姓總共剛好有十八個就對了，一戶一份叫做十八份。

主持人：

請問十八份的範圍到哪裡為止？

詹寬裕：

到石仔他們的厝那裡為止，再上去就是頂湖了。這裡出來草嶺仔腳，叫做十八份，若到石仔他們那裡上去就是頂湖，頂湖的事情咱不太瞭解。聽我的父母說，這裡以前叫風嘴口，因為風力極強而得名。我所知到這裡為止，再來我就不清楚了。

主持人：

頂湖是不是有哪一位先生可以說一說？

陳有贊：

古早頂湖沒人住，當時的人沒有起厝，只有叫做「寮」的地方，譬如，以前的寮就是你做什麼工作，你自己就在附近搭一個寮，像大彎仔就有一個寮在那裡，風嘴口也有一個寮在那裡，就是以前工作時的地點，做到哪裡搭到哪裡，一整天都待在那兒。關於頂湖，後來有人開墾田地後，沒田的人就移來這裡工作，水源豐富田地又大，所以大家陸陸續續搬進來，才變成一個由房子連成的湖，頂湖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從前的山區大部份都是種茶、種大菁，我聽父親說，他們有帶一些錢來臺灣開發，剛開始在小坪頂，當時那裡全都是水，沒有開發的價值，所以就去買了頂湖四、五甲的地。

我們祖先來到這個山區種茶，那時詹公英、詹業算是有錢人，詹業、詹公英時，日本還沒侵略過來，你若要土地就自己去插旗子。我父親也是這樣說：你去砍竹子，再到金瓜湖那兒插一插，圍起來就是你的土地了。詹公英他為什麼這麼有錢，就是因為他去把沒有人插旗子的土地都插上竹子，土地變成他的，於是他就開始富有起來了。

至於詹業是做保正的，他為什麼富有呢？當時臺灣要將香蕉廢掉不種，進行改良，改種日本人拿來的香蕉。因此，他就把他種的香蕉全部砍掉，一棵報十棵，十棵報一百棵，就這樣富有了。

我們農家要有錢有發展，該如何做呢？就是要配合生意一起做，農、商要配合才會賺錢。種茶的人家要知道在哪裡種，賣茶的人要知道哪裡做生意，這樣才有發展，如果只是種茶實在是賺不了多少錢。泉源里的有錢人就真的很富有，至於我們頂湖呢？咱們這個地方的祖先都有留下一些產業，但是因為沒有知識缺少開發，所以發展不快，我就說到這裡。

主持人：

剛才說到十八份和頂湖的開發，是不是各位前輩有印象，例如什麼人有以前舊的字紙？有人曾經看過或聽過，祖先來這裡開發曾花了多少錢，買哪一塊地，東至哪裡？西至哪裡？是否有這個印象？

陳聰明：

我是曾經看過啦！我的祖公從唐山來臺灣時，土地是跟番仔買的，他們的字紙用的不是紙，而是白布，上面寫著陳厝、吳厝，就好像是土地就在陳厝、吳厝的門口，另外一種看起來模糊不清，腳模手印都印的黑漆漆那種字紙我也曾看過。

主持人：

現在什麼人有這種字紙？

詹寬裕：

嶺頭楊再興他們有，贊仔他們祖先也有（不是陳有贊）。姓郭的跟生番仔買地，買六份，共有十幾甲地，那張字紙我曾見過，是三尺四方的白布。那些番仔的腳都有綁東西，指甲長長的，腳印都用黑墨蓋在上面，上頭寫著東至什麼人，西至什麼人，南至什麼人，北至什麼人，這樣而已，土地賣多少錢呢？差不多 20 甲賣 50 銀元，那張白布就是所有權狀，還在贊仔他們家，你們去看看就知道。

主持人：

座談會結束後，可以請他影印一份。

詹寬裕：

對！還在！我還看見三個字，白布上面有寫番仔名，寫什麼字我是不知道啦！

林天賜：

和我們漢文一樣。

詹寬裕：

贊仔他阿公和北投姓黃的一齊向番仔買，還有姓郭、林、陳等，十多個人向番仔買，一口氣買一、二十甲。一個人沒辦法獨自買，因為湊不到 50 個銀元。

主持人：

若能找到這些字紙，就可以知道這些土地是什麼時候買的。

詹寬裕：

三年前那張字紙我曾見過。那時候贊仔孀孀的媳婦說要蓋房子，拿了日本時代的所有權狀出來，我說古早時代的所有權狀才好，跟番仔買地的所有權

狀更好，於是她拿給我看。三年前看過，現在應該還在。

主持人：

這是很寶貴的資料。

詹寬裕：

古早的所有權狀就是一張白布，用黑墨蓋兩個腳印，兩隻手印，就是說腳模手印都印給你。當時要跟番仔買地很簡單，只要去你要買的土地拉屎，番仔看到屎覺得很骯髒，他就不要這塊地了，你就可以把這塊地買過來。

以前的臺灣人是生番仔，我們是從大陸過來的。

主持人：

今天的座談會，各位前輩都說一些以前的事，一個人說一些，還有人要再補充說明一下嗎？像剛剛陳先生說到山上有一些田、一些寮，有一個叫李成寮，還有什麼寮你可曾聽過，可否再說一下？

陳有贊：

還有什麼寮我就知道了，到處都有寮，腳頭烏崙（膝蓋崙）也有寮。李成寮仔在山上，炒茶、躲雨都在那裡。

主持人：

哪位先生是否要補充一下？

詹寬裕：

我補充一下，說到以前的臺灣，有三個人跟我們祖先一齊從唐山來臺灣。這三個人教一些技術給祖先，就靠這基礎才能生活。那三個人來臺灣就去跟別人借衣服穿，沒人要借，於是就不穿衣服然後去做生番，河洛人與生番就是這樣區分的。以前的地名我不太清楚，好像是大清國福建省淡水縣，後來日本政府才叫做台北州北投莊，那時是如此叫的。

那時的祖產都是生番的，我們要用買的。那時全莊都是佃農，財產都是向番仔租來的，每年都來收租。以前的斗比較大，一石是十斗，現在一石是十二斗。每年都要收稅金，番仔就這樣收，一年過一年。後來到了日據時代，定條約借中國的土地，雖是寫借，但實際上卻不是這樣，那時候派十萬兵力來攻打，可是當時臺灣沒地方可上岸，基隆、淡水、高雄都不行，後來日本人比較聰明，從澳底上岸，當時日本大將一上岸就被軍隊打死了。

臺灣的財產都是生番的，每年都要收租，到日據時代他們不敢來收，日本人就把土地用所有權狀寫起來。隨著時間過去，戰爭結束後，中華民國統治時，番仔又跑出來說，這些以前都是我們在收租的，現在又要收租了。於是政府說：你們番仔以前打輸日本，現在日本被我們打敗，你們不能再收租。所以他們就不能繼續收租，我就說到這裡。

主持人：

我們剛才說到收租，是否有哪一個人曾聽過或被番仔在頂湖或十八份收過租？

林天賜：

埔仔姓吳那一家人的父母還曾經被收過，嶺腳以前在挖白沙的地方，叫做水尾砂洞崎，番仔也有到那裡收，在日本攻進來時還有。

林建祥：

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出一個問題，這裡叫做十八份和頂湖，為什麼卻是泉源里，為什麼不叫十頂里（十八份加上頂湖）？

主持人：

也就是泉源這個名稱的由來。

陳有贊：

為什麼叫做泉源里呢？我曾聽人家說：北投全部的泉水和洗澡水都是從這裡流下去的，這裡是水的起點，是泉的源頭，所以叫做泉源里，但這是光復以後才叫的。

主持人：

湖底也是泉水的源頭啊？

陳有贊：

那是更以後的事，北投的水最早是從我們這裡開始流下去的。新北投則是喝湖底那裏的水，因為湖底只有 100 多戶，水源怎麼也喝不完。

主持人：

我想請問一下，日本時代有一種雨衣很特別，那是什麼雨衣？用什麼材料做的？

陳有贊：

雨衣是用棕做的。

主持人：

還有沒有別的種類？

陳有贊：

只有棕而已。

主持人：

是不是可以請那位先生再解釋一下？

詹寬裕：

我們十八份這裡也有種，就是把棕櫚的纖維剖一剖，再請師傅作成雨衣的樣子。

主持人：

接下來，我們再談談十八份早期原住民的事，是否那位先生敘述一下。

詹寬裕：

這些原住民是住在北投，早期他們每年要來十八份收租都要寫一張字紙，給他們的字紙我們都用墨混著鹽來寫，自己留下來那張卻沒有加鹽，過了四個多月他們那張紙都壞掉了，之後就不再給他們租金，如果他們硬要收租，就叫他們把先前寫過的字紙拿出來做憑證，而我們並不把自己的字紙拿出來。由於他們的字紙都壞了，拿不出字紙也就無憑無據，這樣他們就拿我們沒辦法。

陳清富：

我有一個問題不瞭解，就是我的祖先在十八世時用五十銀元向生番買土地，那是買斷還是怎樣？為什麼還會有租金？

詹寬裕：

不是買斷的，但漢人若賺了錢，就要給生番一點好處或什麼甜頭。

林建祥：

那算是買權利嗎？

詹寬裕：

之前是給他們一點錢，到了後來才向他們買，像我們就是這樣買地的。

林建祥：

那也就是先用租的，然後要付租金就是了。

詹寬裕：

以前大陸很辛苦，台灣比較容易賺錢討生活。台灣的氣候好，什麼都可以種，不論是用租的或是其他方法，都可以生活下去。租的時間一久，那時候的生番看到錢幣增值，就有比較貪錢的情形。好比說是二十年前的二百元，到了二十年後卻變成二萬元，但租金仍是一樣。以前的生番可能頭腦較笨，跟他們

說這一塊田讓我們耕種，支付一些租金給他們。隨著時間一久，就叫生番賣給我們，情形就是這樣。

詹寬裕：

像現在番仔樹空姓潘的，他們以前就是生番。

陳有贊：

以前生番沒有姓名，潘姓就是三點水加上番就變成「潘」了，姓潘的都是生番，北投街仔和舊車站也有姓潘的。

主持人：

你剛才是不是說嶺頭那裡有一個姓林的也是番仔？

詹寬裕：

這個人叫義德仔！

主持人：

他是不是十八份的人？

詹寬裕：

他是北投人，以前住在水尾。

主持人：

這樣我們就知道十八份與以前的平埔族有關係，從昔日的字紙知道土地是向北投番，也就是平埔族買的，這些都是很珍貴的資料。

詹寬裕：

那些字紙都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從清朝曾祖父那一代到我這一代就已經有一百多年了。

主持人：

我們現在接著進行第二個主題，也就是有關十八份與頂湖以前對外的交

通，譬如說是以前要去北投、陽明山、竹子湖或是大屯山的車路、大路、小路是如何走，是否那位瞭解的先生可以說一下。

陳有贊：

以前要去北投不是從這裡去的，士林也不是從這裡去，士林要從磺崎腳（大同之家）那裡的一條小路去，這些我以前都有走過。

主持人：

你可以說一說如何去？並經過哪些地名？

陳有贊：

自磺崎腳下去，轉向磺溪頭、永和里、三角埔仔、濫仔（蘭雅），再經過軟橋就到士林了。去北投是從嶺頭、法主公廟墳墓旁的小路下去。

古時，是由焱仔門前的那棵榕樹，從中份一直下去通到磺崎腳那裡，有一條路可以通到士林。若是要去北投就比較簡單，就是從學校前面這條路下去到大同之家，再向右轉往白土仔場、烏橋仔頭下去。日據時代，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要挑一擔桃子或橘子去士林，也是這樣走法。如果要去竹子湖就要從風頭那個方向去，再由圳路進到裡面。去大屯山的路很多，不知道要從何說起。

主持人：

去大屯山會經過哪些地名？

陳聰明：

要先到月眉崙，再經過大菅林、粗坑頭屏、白椿仔、九芎窟，接著就到了大屯山。這些路在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全走過了。如果要去金山可以往竹子湖的方向去。在日本時代，大多是往風頭而去，經過陽明山公園、前草山、山豬湖、擎天崗，再從擎天崗的土地公廟下去，會走到三重橋，到了三重橋再接大路一直走，就是以前通往金山的路。以前人說「草山風、竹子湖雨，金包里大路」，以前就是那條路最大。

主持人：

你是否聽過類似你剛才所說「草山風」這樣的俗語呢？或是十八份的俚語？

陳聰明：

沒有，我只聽過那一句而已。

主持人：

是不是有人可以補充這方面的資料？

詹國清：

我舉一個有關十八份的例子。十八份是本地的地名，新莊那裡也有一個十八份，那裡的村落比較大。有個唐山人要到十八份訪友，走到二分三這個地方，隨意叫喚田裏的一個農夫問路，明明已經離十八份不遠了，農夫卻答說：這裡是二分三而已，離十八份還很遠，唐山人聽了這話，就回去了。這是因為唐山人並未禮貌性地稱呼農夫，再問路，卻隨便叫喚，語辭輕薄，農夫心裡感到不高興，於是就隨便回答了他。

主持人：

是不是有一個地方叫二分三？

詹國清：

二分三是平洋仔（平地）那裡。可能是大業路，大度路那附近的田地。

主持人：

唐山人一想現在只走到二分三，如果要去十八份還有十五份七，所以就不去了。

詹國清：

以前從大陸過來的人比較笨，看到台灣人在吃紅棗，就叫台灣人分一粒給

他們吃，他們吃過了之後覺得很甜，很好吃，竟然跑到苦茶樹下撿苦茶子來吃，原來他們把苦茶子看成紅棗。

主持人：

我們現在說到交通，那麼前面這條東昇路是如何修築打通的？是否有什麼相關的故事？

詹焱林：

這條路是以前亂走出來的，到了日據時期成為保甲路時，有六尺寬，它是從北投經嶺頭、十八份再往頂湖。

主持人：

是不是往草山公園去？

詹焱林：

不是，昔日的草山公園要從紗帽山湖底的方向去。

陳有贊：

現在這條路是居民義務修築的。根據詹先生的說法，造路的時候一開始是分鄰去造的，一鄰有多少人就造多長的路，譬如說泉源里所有的人都去造路，也就是 18 歲以上到 60 歲的人都要出來工作，一鄰有多少人都是算的好好的，而且分段去造路都是義務性質的工作，這些都是大家心甘情願的。由頂湖造到十八份，十八份通過了之後就不是他們的工作了。當時造路的工作都是輪流的，像是你今天煮點心，明天就換我煮，因為路上的石頭都很大，大家都希望路趕快做好，最後一直修到頂湖。至於頂湖往後山公園原本沒有路，因為有一次蔣介石來到莊上，走到末端卻沒路了，他也不講話，只用拐杖比劃比劃，三天之內就派人測量完畢，接著工兵就來開路，要不然那條路沒那麼快做好。

詹焱林：

最早建造的生產道路差不多有四十多年了，自從我參加四健會就有了。

陳有贊：

生產道路是里長與代表共同開會討論要經過哪些地方，再去向村民們解釋，經過承諾蓋完印章之後，再去區公所請人來測量，最後再以鄰為單位去分段造路，自己建造屬於自己鄰的那一段道路才完成的。

主持人：

也就是說，坑仔到學校再到頂湖這段是自己建的，頂湖到公園是工兵做的。

詹焱林：

以前生產道路經過的地都是居民貢獻的，只有一些是由管理局買的。

陳有贊：

從學校這裡到五鄰那裡是居民貢獻的，再下去的部份就是用買的，是陽明山管理局要解散時，剩下一些經費用來買路的。

主持人：

接下來我們進行其他的主題，像剛才談到有關十八份的產業，這些產業現在可能比較沒有人做，但是十八份過去有過一些重要的產業，例如：茶就是十八份早期重要的產業，是否有哪一位先生比較瞭解可以解釋一下？

詹寬裕：

十八份以前都是種茶和蕃薯而已，橘子是差不多五十年前才開始的，也就是在民國二、三十年左右才開始的，在我小孩子的時候，整片山都是種茶和蕃薯。

主持人：

就你所知道，有誰從事這行業是很成功的？

詹寬裕：

做茶就屬我做得最大，面積八、九甲，還有一家茶業公司，公司就在學校這邊。當時黃埔茶業公司最大，那是黃埔在做頭，也就是老闆，而我的公司是私人的，就沒有他那麼大間，但也有發動機和茶車三部。從民國十五年就開始做了，做到民國三十五年共有二十年的時間，其實並不是到民國三十五年才停止，應該算是做到光復。光復之後就沒有做了，因為當時的茶從大陸進口，茶價變得很便宜，繼續做茶會虧損並不划算。

主持人：

你是種植哪一種茶？

詹寬裕：

我種植二、三種茶，有內山烏龍茶、種仔茶、蔴茶這幾種。

主持人：

哪一種茶最多？

詹寬裕：

蔴茶最多，差不多種了三甲，就種在對面公墓的那些地，但都是向人租的並不是自己的地。

主持人：

喔，對面的公墓以前都是種茶嗎？

詹寬裕：

第一公墓那邊都是茶園，有六甲多的地在那裡，是向林姓、蘇姓與陳姓地主們承租，向林姓地主租的最多，有四甲多的地，一年付日據時期的紙票五十元。

主持人：

那時候有茶車嗎？

詹寬裕：

有，以前的茶是不能用曬的，如果用曬的話，遇到政府官員來察看，或是有人到派出所報案，茶會被沒收、用火燒掉或是倒到水溝丟掉。我有一次被人報案捉到，他們叫我把茶拿到水溝丟掉，我就擔去丟掉又偷偷擔回來，不讓那些人遇到。茶如果用曬的比較漂亮，也比較省木炭，曬完之後再去炒就會很香，品質很好。若是完全用茶車去碾，葉子不太會合起來。曬過的葉子會合起來，差不多曬到八分乾的時候，再去用燒木炭的火炒過，就會變得香噴噴的，如果沒有曬過的就很不好了。

主持人：

爲什麼不能曬？

詹寬裕：

他們說用曬的衛生不好，怕會有家畜踩踏，蚊蠅沾黏，茶葉就會不乾淨了。

主持人：

十八份方面的茶誰還可以補充說明的？不知道頂湖是否有種茶？

詹焱林：

現在孫老師家附近有茶寮。

主持人：

那裡有水車嗎？

詹焱林：

沒有，已經用發電機了，拉一下就會砰砰作響的那一種。

主持人：

陳先生，請你來談一下頂湖的茶。

陳有贊：

以前詹先生的祖父在當合作社的組長，種茶不是只有他在經營，而是一些持股較多的人，合資成立合作社。但是做了一陣子合作社就倒了，後來茶就推銷到紗帽山經營。紗帽山的人也會來收茶，請比較有力氣的人來擔茶，到後來茶沒有利潤，才改種橘子。現在，那些橘子多半有病蟲害，大都死光了，現在也沒有人生產了。

主持人：

剛才說到詹先生的阿公是種茶的。

詹寬裕：

不是，只是合作社的組長而已。

林建祥：

茶葉這一行差不多做到民國幾年？

詹寬裕：

差不多到光復之後就很少人從事了。

林建祥：

接下來就是種橘子，有那位瞭解本地農業發展的人請發言一下。

林天賜：

我在十多歲的時候就幫父親工作了。我和爸爸凌晨兩點多就要開始擔桃子，媽媽在晚上十二點就得起床煮飯給我們吃，我父親一擔都是一百二十公斤左右，直接挑到北投去賣。我們家的田產，在十八份出產桃子，在大屯里出產竹筍，合在一起每年有兩千多斤，都要擔去北投的市場販賣。

主持人：

鄭里長，你是不是可以補充一下，你的經驗可能比較不一樣。

鄭傳福：

我沒有種桃子。

林建祥：

桃子和橘子是不是差不多同一時期興盛？

鄭傳福：

橘子興盛比較久，桃子興盛沒幾年。

主持人：

差不多在民國幾年比較興盛？

鄭傳福：

桃子大約在大正十年左右開始，至昭和十二、三年時最多。

主持人：

也就是說十八份以前有種桃子，還曾經擔到外地去賣。

鄭傳福：

北投比較少，北投只是商人集貨的地方，北投集完貨後再運到士林去賣。

主持人：

也就是一手經過一手的意思。接下來是要向各位請教有關牛的事情，十八份和頂湖以前都有養牛，這些牛是如何放牧的？與牛埔（擎天崗）有什麼關係？還是早先送到大屯山，後來才送去牛埔？是否可以請那位先生解釋一下？

吳清沂：

那時候公牛比較少，如果是有養母牛要生小牛去賣的人，就把牛牽到牛山去放，因為那裡有公牛，放在那裡兩個多月就可以讓母牛配種。

主持人：

牛山是在那裡？

吳清沂：

就是在七星山那邊，那是屬於私人看顧的性質，這邊是沒有人看顧的，牛山那方面就有人在照顧。

詹寬裕：

那是政府辦的，就好像是托兒所一樣，讓牛在農閒的時候牽去牛埔讓人管理，牛才不會亂跑。

主持人：

我的意思是這裡的牛是牽去牛埔還是大屯山？

詹寬裕：

牛埔比較多，牽到牛埔後則不用自己管理，只要你牽去，他們就會幫你管理了，大屯山就要自己管理，最起碼要兩天去一次。

主持人：

白先生可不可以請你說明一下頂湖養牛的情形？

白雲：

頂湖的牛都是自由放牧的，有些人是牽到擎天崗。如果說有小孩或是老人可以二、三天去看一次牛，就牽去大屯山，竹子湖的牛也都是放在大屯山。那時候有人會去偷殺牛，把牛的各部位分離。有一次竹子湖的人放了大約一百隻牛在那裡，最後牽回去的只剩二隻牛，之後就沒人敢在大屯山放牛了。後來大屯山那裡就改種蔬菜，但蔬菜每年只能收成一次，之後又改養乳牛，但養乳牛太費人工，而且天氣太冷，所以一直養不起來。

主持人：

十八份和頂湖應該有一些特殊的產業，旁聽的人如果有興趣可以提出問

題。

旁聽者：

這地方是否有一種特殊的染料名字叫大菁？

陳有贊：

大屯里的菁礬那裡才有，他們種菁仔當作染料，但十八份、頂湖這邊很少。

旁聽者：

這裡的房子都是用石頭打造建成的，這裡是否有人以打石頭為業？那些石頭又是如何打成的？

主持人：

十八份是不是有打石的產業，是不是可以請哪一位先生說明一下？

詹寬裕：

打石是一種功夫，看石頭有多大塊先打洞，再把擠仔放進洞裡，用大榔頭敲下去，它就會裂開，也就是要把大塊打成小塊的，一直打成形狀似磚頭，便可以疊成牆壁的形式。石洞要連成一直線再讓它裂開，一直打到我們需要用的大小。

旁聽者：

是否有石頭被賣到北投，或是打石師傅被請到台北市工作？

詹寬裕：

有，像拆房、打混擬土、疊磚牆都有去做，以前還曾經去過台北蓋房子。在日據時代，疊磚牆都疊得很仔細。

主持人：

十八份的石頭是否有外銷？

詹寬裕：

沒有銷到國外，只有運到台北，還有運到大稻埕當墓碑、獅柱。

旁聽者：

蓋一間石屋所需的石頭要打很久，是不是從小時候開始打到結婚？

詹寬裕：

沒有啦！那是要建房子的時候請師傅來發落，他就會去請其他的師傅，如果要趕工就要多請幾位師傅，如果不趕就只有二、三位師傅慢慢做。師傅則是打石頭的歸打石頭，疊石頭的歸疊石頭，兩者是分工合作的。

主持人：

在座的各位是否有人會煮硫磺？

詹寬裕：

硫磺我做十多年，開始時我是做小工，也就是搬磺花仔給師傅煮。後來就去打石取磺花仔，假如這裡有磺花仔，就把土裡面的石頭拿掉後，再把磺花仔拿去煮。許源泉、許明土都是做硫磺的，像金山有好幾窟、茅仔嵌、大磺嘴、大油坑、北投、雙重溪都是他們向政府租來做的。硫磺可以用在很多方面，像火柴、火藥等都有用到硫磺，現在已經沒人再煮了。最好的硫磺則是大油坑的硫磺，那裡的硫磺都不用煮，一天可以生產一千多斤，就像水一樣的流出來，但都沒有人敢靠近，四面都有壘圍牆圍起來。後來硫磺不興，改生產鐵屑做肥料，銷去國外。

主持人：

你可以再說明一下以前煮硫磺是在哪一個區域？

詹寬裕：

大同之家的對面，也就是大磺嘴最多了，另一處是雙重溪，就是在公墓的站牌那裡。往竹子湖方向的話有大油坑、茅仔嵌、死磺仔、八煙也有，現在都已經沒人煮了。

主持人：

當時做硫磺的情形是怎樣？

詹寬裕：

每天都做，做了十幾年。花仔就像是黃黃的砂子，比較好的花仔一個鼎可以做三擔的硫磺，一吋厚的鍋子差不多四、五個月就破了，那時就要換鍋子，如果要換的話，差不多要十多萬元，而且當時都是用土炭去燒的。

主持人：

那麼硫磺有沒有外銷？

詹寬裕：

有，銷到日本，四處都有，只有大陸沒有而已。

主持人：

現在我們再進行另外一個主題就是十八份、頂湖的風俗習慣。村裡面最熱鬧的日子或拜拜，主要是什麼時候？是不是請哪一位先生來解釋一下？

吳貴登：

以前地方拜拜，是請北投天后宮的天上聖母，淡水清水岩的清水祖師，奇哩岸千歲廟請五府千歲，另外，加上十八份的聖君，而頂湖是大聖公、天爺公，每年三月舉行大拜拜。以前是北投、菁礮、頂湖、十八份輪流來拜拜，北投是四月十一、十二日，選在這個日子的原因是四月十日送神入廟，傳說清水祖師的鼻子會掉下來，而那個鼻子會找不到的，所以當時的頭人就帶領眾人誠心的祈求，如果有不周到的地方請給我們指示，希望掉落的鼻子趕快出現，所以才會在四月十一、十二日拜拜。而菁礮是十二日，頂湖、十八份是十三日，每年一次在四月十三日的大拜拜。後來改在四月十五日，不知道過了幾年又改成三月二十三日媽祖生日，拜拜合在同一天，迎神就要看個人的意願。現在則還是三月二十三日大拜拜。

詹寬裕：

北投以前是四月十日最熱鬧，十一日水帽，十二日菁礮，十三日十八份。以前北投到淡水沒有大路，所以在十四日就把神像抬到八仙，用渡船請他回去。以前許彰先生不信邪，對神像說，如果鼻子真的會掉就在我面前掉給我看，神像到了廟門口，鼻子就真的掉下來，他就向蓬萊祖擲杯說，是我說話比較失言，如果是就請給准杯，結果就出現一個准杯，後來鼻子就可以輕輕的黏上去了，可是卻貼的歪歪的，再一次要扶正卻怎樣也動不了。十四日到了北投的八仙，十五日要迎請回去卻又掉下來了，就問神是否要多留一天，神明的指示的確是要多留一天，所以北投就變成十四、十五日，然後在十六日再送回去淡水。

林建祥：

十八份的法主公廟的情形是怎樣，可不可以請那位先生說明一下。

吳貴登：

要破土或有什麼事問他的話，如果是准杯，那麼這件事就可以做，如果沒有准杯，就把這件事壓下來晚一點再做。

林建祥：

現在還有去問嗎？

詹寬裕：

現在也是如此，我們如果怕這件事做了會有什麼問題，還是會去請教他。在日據時代，我一個住在竹子湖的表弟，他在農會工作時丟了五百元，當時我問法主公，他和另外兩人也到那裡，乩童馬上就說，你們這三人其中有一人偷錢，三人立刻下跪說：你如果真正靈驗就請你給我們指示，連名帶姓說出來，我們絕對不會生氣。乩童說你們絕對會生氣，如果那個人今天晚上沒有拿錢去還，明天再請法主公出壇說出他的名字。到了半夜錢就出現了，而那個偷錢的人有去答謝法主公，找到錢的人也是去答謝。

主持人：

關於地方上的信仰，再請那位先生說明一下。

詹寬裕：

本地崇祀的神像有些是從大陸偷請過來的，以我店裏的這尊來說，也是偷請下來的，有一個朋友曾經去問，問了之後也很準，於是他就參加一份。蓬萊祖（清水祖師）最早不是艋舺的，而是淡水的。在搭乘帆船來臺灣的時期，有一種迷信的說法是把蓬萊祖供奉在船內，是否有海盜來搶劫，只要問一問蓬萊祖便可知道。但有一次船要回去卻居然把蓬萊祖丟在淡水的碼頭，而在畚箕湖賣柴火的人看到這尊蓬萊祖沒有人供奉，就把他扛到淡水的白石腳讓人供奉。淡水一些較有知識的人說應該要請去淡水的店內供奉才會興旺，因此就請到街上的幾間店鋪附近。過了一陣子，淡水要蓋廟，所以暫寄在艋舺那邊，卻被艋舺獨佔了，說這尊是他們的，卻又偷偷的做一尊一模一樣的蓬萊祖還我們，但是一請回來才發現不是原來的蓬萊祖，於是就變成淡水一個月，艋舺一個月，輪流供奉。所以說，正蓬萊祖的本尊應該是在淡水而不是艋舺，艋舺是佔據別人的。

午餐時間

旁聽者：

今天在座有一位阿媽，我們想要瞭解頂湖與十八份地區，從前的婚姻狀況，是娶那裡？嫁到那裡？嫁娶的過程是怎樣？

主持人：

關於嫁娶的問題，古早時代與現代有什麼不一樣，阿媽可以先說一下嗎？我們十八份這個曹姓是不是與竹子湖的曹姓有關係？

白曹格：

我不會說，我小時候就給人了。

主持人：

阿公可以講，阿媽也可以講，阿公說完，阿媽再講好了。

曾元：

今天學校用這樣的心情邀請地方人士來參加這個座談會有很多好處，我感到萬分感激，在這裡聽到許多地方上的事情。在我 20 多歲的時候，當時大同商會的林老闆來這裡買一些土地，也就是高天祥他們在耕作的田地，在那裡蓋了一棟厝，牽橫水（水圳），請一個管家的叫做湯財，那些土地是我叔叔介紹林老闆來跟北投陳仔買的。

主持人：

我們現在是要說嫁娶的情形。

詹寬裕：

要說嫁娶喔！那我再講，我 9 歲就娶妻了，我的牽手就是我們這裡下去磺溪那裏的人，我的丈人姓何，叫做何阿溪，我的岳母生了好幾個女兒，很想給人，經過磺溪那裏的媒婆介紹，我媽媽就去把她抱來養，養到我 21 歲時才成婚，成婚以後生了 3 個兒子，4 個女兒，也是不少啦，要說多還不算多，多的是我們北山竹子湖的曹仔他們最多，有 9 個兒子。

陳有贊：

說到結婚，我可以說是最熱鬧的，那天動員了 70 多人去娶新娘，在我們這裡可說是聲勢最浩大了。古早娶妻時要去她家拿東西回來，共有 32 件，包括桌、櫃、高椅、矮椅、便桶、尿桶...等，很多啦，共動員了 70 多人，新娘坐的是 2 個人抬的轎。

主持人：

那你是介紹的還是戀愛的？

陳有贊：

隨便啦，她不會來我家，我也沒有去過她家。那時湯圓搓了 6 斗米，1 斗 12 斤，差不多 70 幾斤，5、60 斤的湯圓用 70 幾斤的米去磨，還要叫鄰居大家來幫忙搓，湯圓搓好了就用水缸裝。70 多人是娶新娘必須要去的，再加上家裡人就上百人了，古早的結婚就是這樣。

詹焱林：

新娘娶來的時候，你有踢轎嗎？

陳有贊：

有喔！有喔！

詹焱林：

有踢破嗎？

陳有贊：

沒有啦！踢破怎麼可以？

主持人：

從前新娘娶來時要踢轎嗎？

陳有贊：

是新娘要出轎的時候踢。

詹焱林：

你踢轎的時候，對著轎子踢下去，她有沒有閃到一邊去？

陳有贊：

是踢轎子的旁邊，接著她出來，我就去牽她。

主持人：

譬如說，這裡有一頂轎，轎門在這裡，你是繞到後面偷偷踢一下？

陳有贊：

不是啦，是從轎門那裡踢。

詹焱林：

你若從轎門踢去，會被新娘看見，你還沒踢，她就回踢你了，所以應該是繞到後面偷偷踢一下。

主持人：

是不是男方這邊曾教過要怎樣踢轎，女方那邊也有教？請再補充一下。

詹焱林：

他全部都說了，他說得很清楚。

主持人：

踢轎是什麼意思？

林天賜：

依前輩所教的，男方踢轎要走遠一點，太近她會聽到你的腳步，就會有所準備，走遠一點從轎子的後面踢一下，讓她嚇一跳才有效。如果是面對面，她看我們要踢她，她也會踢我們，所以要離遠一點，從後面踢一下，這樣以後她會比較聽我們的話。

詹焱林：

林仔，我問你，娶來那晚你有和她怎樣嗎？

林天賜：

沒有怎麼樣可以麼？

詹焱林：

你隔天就要去當兵，有給她怎樣？

林天賜：

當兵是一定要去的，讓她習慣就好了。

主持人：

今天娶，隔天就去當兵了喔？

林天賜：

沒有啦，是再過一晚，然後三更半夜就出發了。

詹焱林：

聽說你的牽手去探視你時，她不認得你是哪一個。

林天賜：

沒有啦，整個部隊一起進來，而且都穿一樣。她、我父母、我阿公一齊去松山的學校會面，從頂樓的窗戶看下來，怎麼會認得出來？後來她去登記探訪，再去通報叫我，便認得了。

詹焱林：

有一次新兵割稻，你因為失戀沒有去，是嗎？

林天賜：

沒有啦，那是感冒不是失戀啦！

詹焱林：

是感冒還是失戀？

林天賜：

是中暑，還有醫生證明。

詹焱林：

我曾回去部隊報告。他們說有醫生證明也不行，若不能走路，用轎也要抬他去。

林天賜：

後來還是好了，有去割稻啊。

主持人：

詹先生可以補充一些你以前嫁娶的情形嗎？

詹寬裕：

我娶的是童養媳，九歲的時候。

主持人：

九歲的時候，童養媳就來了嗎？

詹寬裕：

四、五歲的時候就來了，因為他家很多個女兒，我爸爸看了喜歡，於是就要了一個給我。以前都是小時候就開始養了，長大再送做堆。

主持人：

童養媳就不用去娶嗎？

詹寬裕：

不用啦，除非是有家產才會有些刁難。像我有認識一個，他要他的童養媳回她家，再熱熱鬧鬧地用轎子去迎娶。家裡兄弟較多的，有的會說其他兄弟結婚都那麼熱鬧，而我的媳婦從小就帶回來養，結婚沒有花半毛錢，那怎麼行？也就是要為難父母就對了。所以父母就打一些金飾，例如項鍊、耳環、手環、戒指給她，他才要這個媳婦，否則會說這個從小養的我不要，但這種情形不多見。

主持人：

就你所知，本地過去是否娶童養媳比較多？

詹寬裕：

媳婦差不多一半是從小就養的，一半是用娶的。

陳有贊：

以前的人生活很艱苦，吃白飯也要選時間，不是隨便有的，必須講究時機才有白飯吃。過年時吃個 2、3 頓，大年初一，飯要多煮一點，留一些剩飯，表示會多一點剩餘，接下來幾天再慢慢將這些飯蒸來吃，有的已經快臭酸還是得吃。沒辦法，沒錢啊！

吳清沂：

種稻沒落之後，就開始經營果園，種橘子。以前的生活真艱苦，沒有工作就沒有飯吃，不像現在，可以要做就做，不做就算了。以前的工作時間是從天亮開始做到天黑，才能真正的休息。

詹焱林：

現在我們說的是你娶妻，你當時是如何娶妻的？

吳清沂：

這些事情不用說啦！

詹焱林：

我們很想知道你是怎麼娶妻的。

吳清沂：

這些事情我已不太記得，不知道要如何說起。

當時在工作的時候都很會吃，一餐要吃七碗，二碗是不夠的！以前的橘子都是用人力擔，橘子有人包就要擔去給他，擔到肩膀痛還是要擔。

詹焱林：

那你一天不就要吃五餐？

吳清沂：

沒有啦！吃幾餐不知道，吃歸吃，肚子餓歸肚子餓。

主持人：

現在換老里長說一說。

鄭傳福：

做里長的人娶媳婦最熱鬧了，我剛好在光復那年送定（訂婚），去王厝訂做糕餅送人，那時候是配給的，糕餅沒有地方可買。

主持人：

有多少人去娶親？

鄭傳福：

差不多有 40 多個，我娶妻的時候，送定不敢去看，踢轎也不會踢。以前農業社會的嫁娶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主持人：

今天時候已不早了。關於十八份、頂湖的歷史、產業、交通、信仰、婚姻大致已有一番瞭解。我想，今天的發言討論可以告一段落了。謝謝各位踴躍的發言，在此感謝各位。

菁礮、山豬湖座談會

壹、時 間：民國 85 年 11 月 10 日（星期日）

貳、地 點：台北市菁山里活動中心

參、主 持 人：李瑞宗副教授

肆、引 言 人：張勝粟里長、張福寅主任

伍、出席人員：何烏毛、何逢林、沈清水、林榮芳、林通達、何幸雄、林永耕、何阿普、何泐亮、何金進、鄭水土、何文貴、賴生財、張添福、郭塗讚、何水泉、曾登貴、吳阿福、吳金煥、賴圓、賴葉梅、何麵、周張綿、何抱、林妙、何雲、蔡天賜、何金枝、何雲之妻

陸、列席人員：林景維、曹禮得、林鼎倫、張雅雲、簡惠美、魏仲凱、惠康權、李明俊

柒、攝 影：黃芬蘭

捌、記錄整理：姚淑芬、盧淑銀、陳妙翎、黃芬蘭

玖、記錄審定：李瑞宗副教授

序幕

8：30 山豬湖陣頭熱鬧開場。

9：00 放鞭炮。

一、主持人致詞

各位前輩大家好，非常歡迎，非常感謝你們撥空前來參加「阿公阿媽來講

古－菁礮、山豬湖鄉土歷史座談會」。我姓李，叫做李瑞宗，目前在中華工學院景觀建築系擔任副教授。今天也很感謝我們山豬湖的陣頭來熱鬧開場。

每一個地方都有一些特殊的歷史，今天邀請各位前輩來參加座談會，主要是說說關於菁礮、山豬湖的過去歷史，例如：菁礮、山豬湖地名的由來、過去的開發情形、交通狀況或菁礮、山豬湖的產業，如：農業、林業、礦業，以及比較趣味性的陣頭或子弟戲，這些過去的點點滴滴，希望趁這個機會，請大家講出來，後面有學生在記錄，以後還會編成書，或者當作學校的鄉土教材。

今天很榮幸請到陽明山國小的張福寅張主任來做我們的引言人；在我的右手邊這一位是張勝栗張里長，他很熱心的來幫助這一次的座談會，再一次的向各位表示感謝之意。

我先把座談會的進行階段講清楚，等一下就請張主任和張里長講講話。今天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請各位前輩自我介紹，你可以說我叫做什麼名字，我以前曾經做過什麼事，過去的經歷，每人花差不多三分鐘的時間，大家輪流說。接下來的第二階段，分許多主題，例如：就過去我們菁礮、山豬湖的開發這個主題來說，誰比較了解就可以講；如果談教育，看誰對以前的教育情況比較了解就由誰講，有人要補充，就來補充。這個座談會大概到十二點可以圓滿結束，中午有訂便當招待各位，現在先請張里長來講講話，多謝！

二、引言人致詞

（1）張勝栗：

各位鄉親、各位夫人，中華工學院李教授對我們菁山里的歷史，過去生活上的種種問題費很多精神，今天來此舉辦這場老人座談會，非常感謝大家，謝謝。

（2）張福寅：

各位鄉親、夫人，主持人李教授，我是陽明山國小的教務主任，我來陽明山國小已經六年，住在山上也有四年，所以現在我常跟人家說我是山頂的人。但是有關陽明山區的歷史與過去發展的經過，我們年輕一輩的並不是很懂，透過今天的座談會，我想會多瞭解一些菁山里的過去，而這些資料也可以作為學校的鄉土歷史教材，感謝各位前輩熱心的參與，感謝。

三、第一階段 耆老自我介紹

（一）何烏毛：

各位大家好，我叫何烏毛，是陽明山國小第一屆，但是只有讀到五年級，便沒再繼續。我家以前住竹篙嶺，現在住山豬湖。

（二）何信雄：

小弟何幸雄，是現任鄰長。請各位多多指教，謝謝。

（三）林永耕：

我是林永耕，承蒙大家的支持，我是前任里長。日治時期，我和父親才自山下搬來菁山里這裡居住，大家對本地都比我更瞭解，待會請踴躍發言。

（四）何泱亮：

小弟何泱亮，綽號叫福仔，以前做過里幹事。今天大家都很熱心來參加這次的座談會，我內心感到很歡喜，多謝大家的關心與支持。

（五）何文貴：

我以前是打山豬的，人家叫我黑面貴，現住菁山路 101 巷 71 弄 36 號，謝謝。

（六）賴生財：

目前我住在無尾山，李教授曾到我家看我，若大家有時間可以來我家遊玩，現在交通很方便，只要從陽明山中山樓門口那條路一直走就可以到達我

家。

（七）張添福：

我住在菁山里永公路 523 號，開基至今已二、三百年，我也在此住了 88 年：

這裏的地號名為菁畧，以前種大菁並用來染布，所以才被大家稱為菁畧，地名的由來大概如此。

我是在山仔后出生的歹命孩子，後來又搬了很多地方，像燒煥寮我也有住過，最後搬來菁畧住，一住就是 50 多年，沒做過什麼大事。父親很早就過世了，所以我八歲就開始工作，什麼事都做，只差沒去看牛而已，兒女出生之後生活才比較好過，我就說到這裡，謝謝。

（八）郭塗讚：

在座的老前輩大家好，我是郭塗讚，我對這些歷史知道的不多。我是在菁畧長大的，在日據時代的菁畧大庄 111 番地出生，就是現在的永公路 500 巷 12 號。

說到菁畧地區過去的生活是非常困苦的，大部份的人都是耕田，靠山吃山，生產的東西完全要靠走路擔到士林去賣，再換肉和蔬菜回來吃，我記得以前沒有農作（休耕）的時期，必須挑一擔蕃薯去換，才能換一串豬肉和一條魚。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過去三、四十年前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當時確實很辛苦，常常披著蓑衣，做到汗流浹背還是得繼續做下去。

以前布料很貴，去買麻質糖袋來做番仔披，穿到破爛不堪還是把它補一補再繼續穿，但是現在的人是如此浪費，實在很不應該，大家要節約，該用的再用，不應該用的就不要浪費。以前的事可以講的實在很多，怕耽誤大家太多的時間，我就說到這裡，謝謝大家。

（九）何水泉：

李先生、張先生，大家好，我是何水泉，住在竹篙嶺。小時候沒有讀書，8歲就要上山燒木炭，都是天還沒亮就要起來磨刀，上山砍材燒木炭。我住的是破厝，每一至二年就要自己去山裡找材料回來整修一次房子，近幾年有一些塑膠材料，才解決了常常修理舊厝的問題。

我有兩個兒子，長大以後舊厝住不下去，再向房頭內（親戚）買一塊地，加蓋一間鐵皮屋來住，但現在鐵皮屋變成了違建，要罰款140多萬，到處借錢也借不到這麼多，政府用這種方法，讓這間從日據時代就開始住的房子不但不能住還要罰款，實在很不合理。

我是種花的，田是做三七五的，從前耕田的時候，所得付了田租後，剩下的還是不夠用，還要去撿稻穗來換米吃，才能過日子，後來還必須向人借錢渡日子，讓人賺利息。以前做了幾甲的地，被地主收了田租之後就所剩無幾，尚要養活一家人，所以生活實在很困苦。

我在7、8歲時，擔蕃薯去士林，從竹篙嶺擔到士林，在中午11點至下午1點之間出發，到了士林之後，所賣的錢不多，連一碗飯都捨不得吃，只能買一塊一分多錢的米糕，在回家的路上邊走邊吃，途中若是口渴，就找一條水溝，用雙手取水喝，回到家裡都已傍晚了。我就說到此，謝謝。

張勝粟：

現在先讓大家自我介紹，以前所發生的事情等一下再討論，現在繼續自我介紹，謝謝。

（十）曾登貴：

李教授、主任，大家好，我姓曾名登貴，祖先從宜蘭的三貂嶺移居來此，現在住的地方是從太祖時就有的，可說世代都是住在這裡，我本身也當曾祖父了。爲了不耽誤大家太多時間，我簡單說明一下，我在日據時代差一點被日本政府抽去南洋當兵，但當時我是在皇軍監視處，那是一個臺灣軍事司令部的要

點，那裡提出證明讓我不用去南洋，當時去的人沒有一個回來，全軍覆沒。我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很幸運，不要牽扯太多，以免浪費大家的時間。

今天李教授在此舉辦座談會，要討論一些村裏的事，是全村的榮幸，我很感激，謝謝。

（十一）吳阿福：

我簡單的說：我父親是在陽明山地區出生的，後來搬到山豬湖，我叫做阿福，是在山豬湖出生的，住在 15 弄 25 號。

（十二）吳金煥：

本人叫做吳金煥，住在 25 號，出生在磺溪內，後來才搬來山豬湖，來此開墾就定居下來。

主持人：

接下來，阿媽，你就說你是哪一莊的人嫁到這裡？

（十三）何雲之妻：

我不會說啦！

何雲：

以前她是住在山仔后，我把她娶到這裡。當時我 19 歲，她 16 歲就嫁給我了。

（十四）賴圓：

我是在山豬湖出生的，8 歲就來菁礮仔，是來做別人的媳婦仔（童養媳），謝謝。

（十五）賴葉梅：

我以前是住在燒 煥寮，嫁到菁礮，住在永公路 523 號，我的丈夫是賴生財。

(十六) 何麵：

我叫做何麵，住在菁山路 101 巷 28 號。我住在山豬湖，阿公以前住在竹篙嶺，後來才搬到山豬湖。

(十七) 周張綿：

我叫做周張綿，住在永公路 500 巷 6 號。我在芭樂埔出生，四個多月的時候就被菁畧的人分來養，我現在已經 80 多歲了，謝謝。

(十八) 何抱：

我出生在磺溪內，40 天就被分去做養女。以前住燒煥寮，後來才嫁到這裡，我住在永公路 516 號，頭家是林通達。

(十九) 何金標：

我叫做何金標，住在菁山里 1 鄰永公路 500 巷 20 號。以前都是在做工，像煮磺、打混凝土都是我的專長，這一輩子都是在做工。

(二十) 蔡天賜：

我是蔡天賜，住在士林區菁山路 101 巷 23 弄 8 號，工作是以苦工為主。

(廿一) 何金枝：

各位長官、前輩，大家好，我是何金枝，住在菁山路 101 巷 58 弄 11 號，父親以前就住在山豬湖。我的工作務農，一生的歷練，最好與最壞都曾遇到，吃飯拌鹽，吃粥拌鹽或吃蕃薯度日的時代，我都有過，謝謝。

四、第二階段 綜合討論

主持人：

經過大家一番自我介紹，我才知道有幾對阿公阿媽都一起來了，接著我們就進入今天的主題，現在要討論菁畧和山豬湖的鄉土歷史，其中大概有幾個主題，我簡略地介紹一下，接下來就請各位看什麼比較瞭解，再針對主題發言。

第一個主題就是要談菁礬與山豬湖的開發，譬如：菁礬是什麼意思？山豬湖是什麼意思？第二個主題是我們這個地方，以前去北投、金山、土林的交通是如何？再來張主任會向各位請教以前的教育，以前是否曾在這間集會所讀過書，或是和陽明山國小有什麼關係？里長伯可能會向各位請教地方的風俗習慣、拜拜或是地方的陣頭、子弟戲。最後我們可以來討論菁礬、山豬湖以前的產業，譬如：硫磺、茶、大菁、竹筍等等。

我們現在就開始第一個主題：就您所知或曾經聽長輩說過菁礬的意思，也就是地名的意義。

賴生財：

菁礬的由來是因為以前種大菁，大家就說成菁礬，其餘的我就不太清楚。以前種大菁，收成時就把菁仔拿去菁仔窟浸泡，之後再把菁仔擔去賣，讓別人染布，名稱就是這樣由來。第一個菁礬大窟現已蓋了房子，另一個就是憨舍仔的厝地，以前有一棵很大的榕樹，剛好在他的厝角附近。

張勝粟：

如你所說，本地的菁礬大窟在什麼地方？

賴生財：

有兩個，頂面的已蓋了房子，下面的就在黑肉、憨舍仔厝角頭的那棵大榕樹附近。

主持人：

再向賴先生請教一下，菁礬到底是長什麼樣子，是四角形？還是圓的呢？你可以說明一下，讓大家瞭解。

賴生財：

窟仔就像是一個炭窯窟，形狀是圓形的。

主持人：

就你所知，這個窟仔是多長？多寬？多深？

賴生財：

那我就知道了，現在都已經填起來，大家都不種了，在我父親那時代還有，到我以後就沒有了。

何金枝：

就我所知差不多是四尺深，形狀像鍋子，現在還有，在後尖窟尾（大尖後山）那附近，我曾看過。那裡大概有 4、5 個池子，是用小石子做成鍋子的形狀，差不多 5、6 尺寬，3、4 尺深，大、小池子尺寸差多少我就不清楚了，不過大約就像我說的那樣。

主持人：

菁礬大多分佈較早開發的地區，但是聽何先生說後尖好像還有 4、5 個池子，所以山上可能後來有人種植。我前兩天去採了一些大菁，現在擺放在會場中。這種大菁就是菁礬以前種的一種草類，主要是用來染布，它可以長到大約 5、6 尺高，把它割下來泡在水裡就可以變成藍色，我也把一些大菁泡了水，現在可以把這些大菁和泡過大菁的水傳下去，讓大家看看。這種大菁染出來的顏色並不是很鮮豔的藍，是帶點灰灰的感覺，現在請何先生補充說明。

何洪亮：

這種大菁開的花是紫色的，竹篙嶺的坑仔附近也有。

何幸雄：

從我的阿公口中知道菁礬的大菁，好像是在日據時代之前就有了，並不是在日本統治時才開始種大菁。新安里有一個燒礬寮在燒礬，菁礬則是種大菁。我們菁山里的地形是多山少盆地，山豬湖那邊地形平坦，這邊比較崎嶇。從前煮礬是在現今的七星山礦區與金包里礦區，現在已經沒有煮了。金包里礦區有

一條 5、6 尺寬的道路叫做金包里大路，一直通到金包里。較早以前，由菁礮通到竹篙嶺，可再連到金包里礦區，這兩條路是可以相通的，如果要擔魚或擔礦都要經過金包里大路。

煮礦的礦區到底是誰的呢？聽說是一位台南人，叫做傅金水，小名叫做布鞋。我聽阿公說有一首歌是描述這件事的：「布鞋本來住下港，上來內山做礦，十口礦鼎若移動，大路不離擔礦人。」光復以後，大量的礦區出現，例如：天寶聖道宮附近就有許多礦坑，所以必須用人工來擔，擔到菁山路路口的「礦棧仔」。後來，開了一條大路直抵山豬湖的七股埔附近，七股埔曾經被人叫做土匪營或粟仔埔。土匪營名稱的由來依我考究的結果，在明末清初鄭成功來台時，七股埔曾經是荷蘭人駐紮的營地，還有七星墩的雞心崙也有一個荷蘭人營地。

另有一首土匪歌說是「土匪南邊來起治，再來北山招兄弟，大家喝酒才說起，要選大獅做頭時，大家合作來打拼，就要相扶大獅做頭兄，不要反叛才有影，要打死鬼才會贏。」我在想：那死鬼到底是誰？是荷蘭人還是日本人？這首歌已經很久了，差不多民國 40 多年，士林公所的人文雜誌社有檔案記載。這歌詞可能是菁礮第 4 鄰何恭山的舅舅或阿公或陽明里的吳萬水抄錄的，士林的潘光楷出版。

我大哥光復後當士林鎮鎮民代表時有收到一份，我來參加座談會前問他放那裡，他說不曉得，必須等他有空才能找出來，如果要這份資料，公所應該有保存，不會不見才對。我瞭解的歷史大概是如此，山豬湖、竹篙嶺的事情就讓在座的前輩說。

主持人：

你說的那個東西我有準備，等一下再讓大家看看，現在我先請教何先生一個問題，剛才你所唸的四句話是什麼意思？是否能請你再唸一次？

何幸雄：

「布鞋本來住下港，上來內山做礮礮，十口礮鼎若移動，大路不離擔礮人。」大概的意思就是很熱鬧，人山人海，絡繹不絕的意思。

主持人：

像這類歌謠，不知道菁畧或山豬湖有沒有？不知道在座的前輩還有沒有人知道有關的地名或其他相關的事情，用四字文或七字文編成歌謠流傳下來？

何幸雄：

在我阿公那一輩可能知道比較多，至於現在大部份都已經丟掉了，這些事情去請教何泐亮先生可能會較瞭解，他還有一些我們原本的七字歌本。

主持人：

我的意思是指有關地方上的地名或地方上的事情編成歌謠，就好像你剛才唸的礮鼎、擔礮人等等。

何幸雄：

這些應該要問鄭水土，他大部份都知道。

鄭水土：

記載這些歌謠的書都已經不見了，用唸的還可以。我唱剛才說的給你們聽「土匪南邊來起治，再來北山招兄弟，大家喝酒時談起，要選大獅作頭時」大概就是這樣，不然就要請文仔來敘述。

主持人：

好，我們剛才說到菁畧，現在改談山豬湖，是否有哪一位阿公、阿媽來解釋山豬湖的意思和由來？是不是可以請住在山豬湖的人說一下？

何幸雄：

我本身也可以說是山豬湖的人。靠近稜仔心的這部份，也就是第六鄰下

去，那邊就叫做山豬湖，我住的第五鄰叫做頭湖，中間隔一個山陵就形成這兩個湖。

山豬湖靠電台附近稱石角湖，那裡比較溫暖，山豬大部份都住在那裡，這些是聽我父親說的。從前那附近有塊石頭很奇怪，在石縫中間似乎有一粒小石頭卡住，踩起來會發出扣扣扣的聲音，所以有一個土名叫做石角湖，那個地方特別溫暖，若是天氣太熱，山豬就會遷移到較涼的山區；到了冬天，差不多八月白露之後，東北風使天氣變得很冷，石角湖因靠西南邊，而東北面比較冷，所以山豬就會在那裡成群居住。

聽說何金枝的阿公還有何文貴他們家都是打獵世家，他剛才曾提到槍，現在這些槍是違法的，那時的槍是獵槍，不同於現在的槍。獵槍，還有那枝帶來展示的鏢，都是獵山豬的。

靠近七股埔那邊地勢比較平坦寬闊，但是風勢較大，阿公輩的居民都把房子蓋在較溫暖的地方，並在房屋的周圍插上竹圍，做為擋風之用，大部份都是草厝，若是有人想讓房子堅固耐用一點才會用土塙，否則只將柱仔腳用土混牛糞而已，大家可能都見過。用土混牛糞作牆的房子還算不錯，冬天溫暖，夏天涼爽，這種房子很好住，以上所說就是山豬湖的由來。

我現在住的頭湖，它的由來是那裡比較溫暖，樟樹很大棵，以前的人聽說樟樹可以作樟腦，所以樹都被砍光，只剩下一些樟樹頭；後來聽說樟樹頭做的樟腦更好，於是又有人問要去那裡才可以找到樟樹頭，大家說去湖仔拿，最後湖仔連樟樹頭也沒了，這就是頭湖的由來，也就是挖頭湖（挖第一個湖）不要挖尾湖（後方的湖）的意思。

這邊是頭湖，那邊是山豬湖，現在包含的區域比較寬廣，所以把山豬湖和頭湖合在一起，就好比從前的菁礮包涵竹篙嶺、下過溪、番仔樹空、菁礮、大莊仔、大厝地、頭湖、山豬湖、無尾山以及稜仔心，這麼多的部落一樣。

主持人：

有關山豬的事情，是不是可以請何文貴先生補充一下？

何文貴：

從北山到金山、淡水這幾個區域的山豬，被我抓了多少，我也不大清楚。

主持人：

依你的估計大概有幾隻？

何文貴：

大概有 1、2 百隻以上的山豬，我作兵時到南洋也是打山豬和鹿，大約有幾百隻吧！

主持人：

山豬湖是不是真的有山豬？

何文貴：

有啊！我剛開始打山豬的時候，山豬大部份都在山豬湖出沒，還有七股埔也曾有山豬出沒，我曾把七星墩的這支山窩打到沒有山豬。

我抓的最後一隻山豬很大，牠吃掉農作物，於是農人們就請我趕快去抓。剛開始，牠躲在樹下，衝出來後被我用鏢插在肚子上，鏢柄卻拔不出來，兩顆白色的牙齒又長又大，露在嘴巴外面，一直在掙扎，後來我把鏢拔出來後，再往牠的脖子插進去，再把鏢拔出來，沒過多久牠就死了。

主持人：

何先生，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以前是如何抓山豬？我曾拜託你帶打山豬的工具來讓大家見識，既然山豬湖與山豬有關，就請你來說明一下打山豬的方法。

何文貴：

從前各地都有人請我去打山豬，甚至三井茶行、茶山都來請我去，但我不願意去，因為這裏的山豬都打不完了，所以我不願意去。他們說：沒關係，連狗我們也一起用車幫你載去。金山、白石湖、雙溪都有人在叫，淡水那邊也是，這就是每個山頭都被我走遍的原因。

主持人：

我的意思是指打山豬的整個過程。

何文貴：

打山豬就是要放狗追，等到山豬累了，跑不動了，而狗將山豬團團包圍起來，準備搏鬥，這時我就躲到山豬後面，再拿鏢往山豬身體刺下去，只要人一動手，整群狗就會撲向山豬。

主持人：

你是用什麼東西打山豬？因為在座有很多人沒有看過，是不是可以讓大家看一下？您可以拿麥克風介紹一下，你的山豬鏢有多久的歷史？是雙面還是單面的？

何文貴：

100 年以上的歷史，在我手中就有 60 多年了，我剛開始學打山豬就拿這枝鏢了：

主持人：

算起來應該是你父親傳下的。

何文貴：

對，這是從我父親手中傳下來的，若我父親還在，應該有 130 多歲了，所以這枝鏢已經上百年了。

主持人：

你是否可以介紹山豬鏢有幾種？

何文貴：

山豬鏢有兩種：一種是雙面，一種是單面。我這枝是雙面的。

主持人：

可能在座的前輩對打山豬都滿瞭解的，可是年輕人大概都不明瞭，你是否可以再介紹深入一點？譬如：當獵狗把山豬圍住之後，你要插幾刀山豬才會死？是否每次都能插到重要部位？

何文貴：

若是被狗圍住，每次都能插到重要部位，若是山豬在跑，就不容易插中。

主持人：

插一刀就好了嗎？有多深？

何文貴：

對，插一刀就好了，插到整枝鏢均沒入。

主持人：

你可不可以比一下，是插山豬的頭部還是其他的地方？

何文貴：

脖子和胸部這兩個部位是最好的。

主持人：

今天很難得有 100 年以上歷史的山豬鏢拿出來讓我們看。

何幸雄：

以前這裡抓山豬方式，一般分三種，有人用槍打，也有人用繩子套住山豬再來用鏢插，也有用狗追。大多數的人都是用狗追和繩套比較多，因為槍有管制不能隨便用，否則也是有人用槍來打山豬。

主持人：

這是傳統的方法嗎？

何幸雄：

最傳統的方法就是用繩子套住以後再用鏢插，也有一種是山豬陷，先挖一個洞，讓山豬跌進去再來抓，並不是每種方法都要用插的，不過主要還是用鏢插入要害，而且山豬也不是靜靜在那邊讓你插，因為山豬很聰明，還會害怕地跑來跑去。

主持人：

再向何先生請教一下，是否有可能把鏢留在山豬身上，卻把木柄拔脫了？

何文貴：

鏢留在山豬身上，是因為木柄卡得不緊所致。

主持人：

是否有時候會把鏢留在山豬身上，自己卻拿著一隻木柄站在旁邊。

何文貴：

如果遇到這種情形就要很小心，不過這種情形相當不容易出現。

主持人：

是否可以請你比一下刺山豬的架勢？

何文貴：

架勢就是眼睛要亮，山豬如果向人追來，人就要馬上踏前一步，將山豬鏢往山豬的身上插。

主持人：

請你比一下要如何插？

何文貴：

像這樣插下去，再把山豬的後腳順便一起拉起來（比一下動作）。

主持人：

山豬就會倒了嗎？

何文貴：

要拉到倒爲止。曾經有一次，我插中一頭山豬，抓起牠的後腳時，牠卻一直往前跑，連我的山豬鏢都被甩到一旁。以前我插山豬是不會輸別人的，現在由於眼睛不好，手腳變得比較遲鈍。

主持人：

旁聽席的朋友若有什麼問題現在可以發問，有人問問題，我們就會解答。

旁聽者：

阿伯，我想請教一下，山豬殺完之後，那些肉和牙齒要如何分配？

何文貴：

牙齒若很大顆就用刀子剖開，煮熟之後再把牙齒拔光。

主持人：

何先生，他是問你如果有 3、4 個人去打山豬，只有抓到一隻，那該如何分配？

何文貴：

頭鏢的人可以獨得頭和內臟，其餘的部分秤一秤，看看應該分幾份，再大家平分，只有分肉而已；總共有幾個人再加上多少隻狗，就分成多少份，平均分配。

主持人：

如果我每次去打山豬都帶 10 隻狗，我就可以多得好幾份了。

何文貴：

對，一隻狗分一份，十隻狗分十份，以前都是這樣。以前養狗一般是每人養一隻，只有我養了 2 隻算最多。如果我出去打山豬，除了多分 2 份外，頭鏢也常是我的，往往無法一次全擔回來。

主持人：

頭鏢就是指插第一刀的人嗎？

何文貴：

對，就是把山豬插死的人。

主持人：

每人都帶山豬鏢出去打山豬，但是不知道誰可以插到頭鏢啊！

何文貴：

對，都不知道，你若身手較好，你就去插。狗圍山豬時，你要追過去，人和狗一起和山豬拚。

主持人：

剛才何先生介紹，中頭鏢就獨得山豬頭和內臟，其餘一人一份，一隻狗也一份，大家一起平分。以前的人也很遵守打獵規則，一人帶一隻狗，最多也只有二隻。不知道旁聽席還有沒有問題？

旁聽者：

請教歐吉桑一個問題。上個月我大哥剛從美國回來，他已經 60 歲退休了，他曾經在新店打山豬，我問他關於打山豬的事情，他說若不是狗翻山越嶺的追山豬，光靠人是追不上的，我想請教歐吉桑是不是真的如此？他說因為人跑輸山豬，不知道山豬在哪裡，只好聽狗叫的聲音。狗跑得很快，人在後面追，聽到狗叫聲再去找。

狗有大、小型，不像現在的狼狗、獒犬，我大哥說這些大型狗只要被山豬

的牙齒插進去，腸肚就會整個流出來，所以抓山豬的狗都是小型狗，在山豬的腳旁或肚子下穿來穿去，讓牠插不到，而且抓山豬差不多要 7、8 個人，花 1、2 天並帶乾糧去抓。以上是我聽說的，請歐吉桑補充說明詳細一點。

何文貴：

山豬如果中鏢沒有倒很危險，若是插中沒倒，被牠跑掉也很危險，因為山豬會咬人。山豬受傷後見人就撲或衝，要非常小心，若有一絲閃失，就會被山豬咬到。

旁聽者：

打山豬時，狗要帶幾隻？

何文貴：

可以上場的就帶去，有一隻狗是帶頭的。當狗第一次出獵，咬到山豬時，這一咬，以後就變得很會捉山豬了。

還有一次，一隻狗去追山豬，那隻狗知道我的位置，山豬往溪溝裡跑去，所以牠也跟著跳進溪溝裡，後來我對山豬開槍，從耳朵後面的位置射進去，整隻豬跳起來栽進溪溝底死了，那隻狗聽見槍聲就不再往前追去，而跑回來。

主持人：

你的山豬鏢在哪一間打鐵店做的？

何文貴：

以前的山豬鏢都在北興街做的，北興街做的鏢很漂亮。

旁聽者：

北興街在什麼地方？

何文貴：

就是從北新莊進去。

旁聽者：

那就是在台北縣。

何文貴：

我也曾經在士林學校前打過一隻山豬鏢。金山有一個人來跟我學打山豬，我教他時也打了一支給他。

主持人：

你可以開班授課，大家都來向你學習如何打山豬。

何文貴：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我已經老了。

何幸雄：

當時你在打山豬的時候，日本人會不會抓你去打屁股？

何文貴：

日本人對我很好，如果要毒狗的時候都會跑來跟我說，一年毒一次狗，在毒狗的期間你就得把狗綁好，不要讓牠出去，否則會被當作野狗毒死，很可惜。

何幸雄：

那時候有沒有禁止山豬不能捉？

何文貴：

沒有這回事。

何幸雄：

你還有一招特別的地方也跟大家說一說；打山豬的時候都會帶狗去，放獵狗的時候有吹哨子，你就吹一吹讓大家看看。

主持人：

你是說用手指吹出哨子的聲音吧？

何文貴：

現在大概吹不響了。

主持人：

試試看。

何文貴：

吹不響了，現在都不會吹了。那時候打獵出發前，我如果在家吹口哨，狗就會跑到牛屎亭仔那裡跳，邊跳邊叫，跳幾下之後就跑去吃東西，吃飽之後才一口氣跟隨到山上打獵。有時候我已經走到水場（涓絲瀑布），牠們才從山豬湖開始進去。以前吹的時候可以吹一個很長的音，已經很久沒吹了，所以吹不響。

主持人：

剛才菁畧講完，山豬湖也很精彩。現場有一張大地圖，接下來就談談菁畧、山豬湖附近的小地名。還有一些小地名，是不是可以請大家解釋一下？譬如：竹篙嶺、番仔樹空，是不是可以介紹一下這些地名的由來是什麼意思，像番仔樹空到底是番仔樹，還是那裡有一個洞，到底是哪一種說法比較正確，是不是可以請瞭解的人解釋一下。

郭塗讚：

依照我所聽過的好像是那裡曾經有番仔住過，但是到底是不是如此，沒有人知道。

主持人：

現在就是照大家所知道的說一下，讓大家聽一下哪一種解釋比較合理，譬如說番仔樹空那裡還有什麼樹是比較大棵的。

郭塗讚：

現在還有三棵楓樹，那三棵很久之前就有了，樹圍好幾個人牽手去抱也抱不住。番仔樹空就是要往坪頂的大樹下的地方，現在「大樹下餐廳」那一個洞就是番仔樹空，那裡有三棵很大的楓樹，現在也還在，樹下有一個很大的洞，或許是這個由來吧！至於番仔的由來，是不是以前有番仔曾經躲在這個洞內，我也不知道，這就是我所知道的。

主持人：

那個洞有多大？

郭塗讚：

那個洞真的很大，何金標他們都知道，他們的工作都在那邊做。

主持人：

那有多深呢？

郭塗讚：

差不多有一丈深。

林永耕：

真的有那麼深嗎？

郭塗讚：

有，真的有一丈深。

主持人：

現在的說法是那裡有三棵大楓樹，也有一個洞，但是番仔樹空仍然無法拼湊在一起，有樹也有洞，就是番仔樹空湊不在一起。

林永耕：

那三棵從很早以前就存在了，可以說是神木了，那個洞也是很早以前就有

了，到底是不是有番仔曾經躲在那裡就沒有人知道了。

主持人：

林先生，請問那個洞是天然的還是人工打造的？

林永耕：

天然的，不是用挖的，如果用挖的還不簡單，那是一個很像石甕的洞。那個地方就是往平等里的半途，也就是現在的大樹下餐廳的位置，餐廳剛好在靠坪頂那邊，樹也是靠坪頂那邊。

主持人：

在路的上面還是在路的下面？

林永耕：

路的上面，番仔樹空真正的由來我不知道，如果是竹篙嶺我還稍微知道一些。

主持人：

那麼我們現在來談一談竹篙嶺。

林永耕：

在我懂事的時候，竹篙嶺有一整片的桂竹林，而且桂竹都是很粗的，就是在福仔他們那裡，他們最瞭解。那裡還有一些形狀陡峭的嶺，大概就是因為這樣才叫做竹篙嶺。

主持人：

何先生再補充說明一些。

何洪亮：

我們現在所說的竹篙嶺，原意並不是長滿許多竹子的山嶺。事實上是在日本人還沒有來之前，這竹篙嶺是通往金山的主要道路。就是指厝後有一座嶺很

陡，如竹竿般又陡又直，所以叫做竹篙嶺崎，爬上竹篙嶺之後，往金山的人就可以看得到路了。竹篙嶺崎旁邊有一個石頭公，從石頭公那裡就可以爬到山頂，再至大嶺，竹篙嶺的由來就是如此，不是竹子很多的意思。這個地名在日本時代之前就取了，從竹篙嶺到番仔樹空，以前這裡住比較多人，所以大家都這樣叫，這是聽我曾祖父說的。

至於山豬湖至大嶺這條路已經有多久的歷史？這條路從土匪歌之中可以知道實際上是由土匪去建造的，剛開始只是建造一條小路，後來才逐漸拓展成金包里大路。你們剛才所說的有關山豬湖的地名，依照我曾祖父的說法是山豬湖以前沒什麼人居住，大部份都住在菁礮這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住在山豬湖的人大多數是在日本時代被日本人從陽明山趕來這邊住的，他們是從那邊被趕過來的，以前最多人住的地方是從菁礮通往竹篙嶺、番仔樹空這段路，我說到這裡就好了。

林永耕：

我就照我所知道的範圍說一說。菁礮在日據時代就是叫做菁礮，竹篙嶺在日據時代也是叫做菁礮。以前的土地所有權狀如果寫菁礮字大庄，就是指現今的菁礮，而菁礮字竹篙嶺是指現今的竹篙嶺，加上的字就是寫字的那一個字，菁礮字番仔樹空，也是在日據時代就有的地號名，就是像以前的粟仔埔、礮寮仔、柚仔腳一樣。粟仔埔從我懂事以來，都沒有樹，是一片平坦的草埔仔，我以前曾在那裡種粟仔（陸稻），不是水稻，用灑的直接播種，形成一溝一溝的，所以粟仔埔的由來就是曾在那裡用灑的方式種過粟仔，才會被叫做粟仔埔。柚仔腳的住戶原來是住在雷達的那邊，因為後來要蓋國際電台，土地被交通部徵收，房子才會蓋到這邊來，不然柚仔腳的房子是蓋在電台那邊，聽說以前的柚仔腳種了幾棵柚子樹，所以才會叫做柚仔腳，它的由來就是如此。至於竹篙嶺，我曾聽說是有很多竹子生長在一座嶺上，才叫做竹篙嶺，剛才財仔說他們那裡有一個菁仔窟，集會所這裡叫做菁礮，他們家那裡叫做下菁礮，地名的由來就

是這樣，至於再早之前地名的由來，我就知道了。

以前菁山非常不發達，郭先生也有說過，一擔貨要擔到土林的菜市場賣，也沒有車子走的路，以前只有三、四尺寬的保甲路而已，在半夜時要擔一百多斤的貨，約一點多的時候就要啓程，那時沒有燈，都要點燈仔火放在籃子裡面，就這樣一直擔到士林，差不多要走兩個半小時才能到土林的菜市場，大概的情形就是這樣。以前沒有電燈、沒有路，所以必須點燈仔火，後來才改點礮仔火，而且都只能用走的。

這裡我說一些從前的事情，以前是用擔的，後來改用飛機的輪子拖，貨都要擔到山豬湖那裡，再拖到土林的菜市場賣；後來山豬湖住了一些軍人，就利用軍人的交通工具載到士林，接下來又是如何呢？在我當里長的時候，這條路是從山豬湖一直接下去，非常陡，一直擔到集會所才用計程車載，那時一台計程車都載一千多斤，這是路修築好以後所用的方法。如果把以前的事跟現在的年輕人說，沒有一個會相信，因為他們沒有辛苦過。以前擔貨都要在半夜走兩個多小時到士林去賣，現在如果叫一個人空手走到士林都沒有人要走，以前那有透天厝，都是住土埆厝，用茅草蓋在竹篙上面當作屋頂，說到電燈，以前那有電燈？電燈是在我的手上爭取來的。以前沒有電、沒有路，過得非常辛苦，如果說給年輕一輩的聽，他們不會相信，不知道以前生活辛苦的程度。

主持人：

我們已經對這些主要的地方介紹過了，在牆上有一張地圖，是不是可以請何先生來介紹一下，上面有一些小地名請你來念一遍，可能有一、二處小地名不是很明瞭，大家可以藉著這個機會把這些小地名標出來。紅色的是房子，綠色的是田地，灰色的是路，現在就請何先生從這條主要的路開始。

何泱亮：

這條路是菁山路 101 巷，它是從山豬湖上來的主要道路，通過稜仔心那裡

上來，向左通往羊仔山，後來再建造的就是這條新園街，磺溪內就在新園街的開端。這條是菁礮溪，磺棧仔就是在這裡，然後就是大茅埔與國際電台。接下來，竹篙嶺那邊大多都沒有標示出來，番仔樹空那邊也沒有，菁礮這邊下來也沒有。這張地圖以山豬湖，無尾山和陽明山為主。另外，這條是菁山路 99 巷，是園尾那條路。

主持人：

山豬湖這裡有一座山，它有沒有名字？

何泱亮：

地圖上這座山現在的人叫做砲台，以前不知道叫什麼。園尾這條路再過去還有一座低低的山，但那個地區我就不太清楚，磺溪內就是指新園街、中山樓那裡。

主持人：

山豬湖這裡有幾塊田，它們有沒有名字？

何泱亮：

好像是叫做新田仔，稜仔心就是 101 巷，朝西一點叫做橋仔頭，這些都是山豬湖上方的地名。照里長說的，菁礮叫做菁礮段，再過來是字大庄、字竹篙嶺、字頭湖、字番仔樹空，這是小段，菁礮是大段，是這樣子分的。以前這條菁礮溪過去就是竹篙嶺段，竹篙嶺這條溪過去就是番仔樹空段，而集會所這邊是大庄段，大段和小段就是這樣區分。山豬湖以前是菁礮段，新園街那邊以前叫做磺溪內段，而 101 巷東邊過來叫做頭湖段。

林永耕：

以前的情形是這樣，在日據時代是算保的，不是算里的，那時候士林有三十五保，光復之後三保合成一里，過沒多久覺得太大里了，才又把它拆開。於是第三十四保，也就是張仔萬他們那一保被拆開，山豬湖、山仔后這部份則被

劃分在陽明里。後來再把山豬湖的部份和菁礮合在一起，叫做菁山里，我是第一任的里長，所以我比較記得。

何泱亮：

就我所知道的，日據時期說的幾保、幾保，到光復之後皆統稱草山里，後來草山里又拆成兩里。山豬湖這邊再合併一些靠近菁礮的地方，稱為菁山里。

何幸雄：

以前算保的時候，下竹仔林是三十三保，草山是三十四保，菁礮是三十五保，坪頂是三十六保，雙溪是三十七保，士林區最早應該有三十七保。

何泱亮：

合併在一起再把它拆開，三保合成一里，一里太大再拆成兩里，原理就是這樣。

主持人：

所以說現在的菁山里就是包括菁礮和山豬湖。剛才說到無尾山，到底哪一座山叫做無尾山呢？

何烏毛：

羊仔山那邊就是無尾山，羊仔山和無尾山都有人在說。

主持人：

羊仔山和無尾山有沒有一樣？

何烏毛：

羊仔山在比較上面，無尾山在比較下面。

主持人：

現在我們對這些小地名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小地名與地方上一些名稱的意義比較瞭解之後，接著進行一個比較有趣的主題，聽說草山這邊以前有土匪，

土匪留下一條土匪歌，我今天準備一些土匪歌的歌詞，現在開始分發，各位可以看一看手上的歌詞，先請何烏毛先生來唱幾句。這些歌詞大概都是七個字一句，先唱前面這幾句，把音抓出來就可以了。

何烏毛：

（開始吟唱）

「土匪南邊來起置，過來北山招兄弟，食酒結拜來講起，不可梟心及背義。
自掠盧野作大哥，世事給伊去發落，土匪亦敢創打操，台灣占返有功勞。
土匪出門背刀銃，頭兄背印押號令，招伊和庄若不肯，掠來狹吊及欺凌。
土匪作事真兇死，較講也是愛人錢，有錢來講放汝去，無錢來講再凌遲。」

主持人：

我現在發給各位的是民國 43 年吳萬水先生所記載的歌詞，前兩天我請教何泐亮先生，因為比較瞭解歌謠的人在唸的時候，順著韻律，也許會發現吳萬水先生可能記錯的地方，或是略有遺漏，像剛剛唱到無錢來講再凌遲，接下來有兩句其實是沒有辦法湊在一起的，應該每四句自成一個段落才對，所以我們便將歌詞重新整理。請何先生再補充一下。

何泐亮：

這些以前唸的七字仔，有一些是拼湊不起來的，後面念到的那兩句，我們應該要把它去掉，再來我有插了幾句進去：

（開始吟唱）

「講到作頭人歡喜，大小兄弟尊敬伊，看著對人帝凌治，應該創頭浸血池。
大獅管兵作頭兄，出來北山真出名，日本探聽及探影，即時點兵來輸贏。
日本相創陣陣輸，不時給番結死對，二月二一路相遇，打死番仔坐六牛。
總督自提李國代，招汝北山和大獅，錢銀外多由汝愛，不可兩旁來相創。」

國代坐轎到雙溪，借問大獅何一個，招汝來和敢著好，不可兩旁來冤家。
 招我來和我歡喜，愛汝淡泊的銀錢，兩方談判若可以，下日擔銀與汝呼。
 錢銀給汝去造路，要造嶺頭山豬湖，講實不是打嘴鼓，不可路頭無招呼。
 兩旁講和趙地會，大營設在燒煥寮，甲日恩怨還未了，只驚日本先反僥。

大獅心內想好好，兄弟造路有人無，減彩日後若失錯，建置江山無功勞。
 兄弟造路免認真，較講也是愛汝銀，返來守營大要緊，只驚日本先反面。
 日本反面也不知，天光點兵觀看覓，看到五番四面來，日本號齊掠大獅。
 惹糞歪莊打橫閘，打死日本哭媽媽，日本退到聖公媽，土匪號齊與伊創。
 日本的銃是馬貢，打死土匪著滅亡，百姓誤傷真冤枉，要掠大獅有功勞。
 大獅點兵上山頂，看到四面日本兵，大獅即時發號令，打死日本哭無停。
 銃子未打著發火，大獅看著頭就低，兄弟相招亦著退，臺灣不是土匪的。
 十月廿八濛煙雨，日本站在草山埔，土匪相創搥戰鼓，飢餓失頓無疑誤。
 十月廿八著晏晏，日本交戰七股山，兩旁銃子暴暴彈，打入查某透心肝。
 大營被燒走四散，走入山頭去藏山，若有親族走來看，即時消瘦變人乾。
 衫褲沃絡白白踊，尋無暗粥可食燒，這遭煩惱籠無笑，不比往時彼鵲踊。
 一時受傷尋無伴，兄弟過來背入山，要食暗粥三頓攜，即時才知我孤單。」

這裡面我有插入幾句歌詞，不然都沒辦法湊在一起。

主持人：

唱的不錯，這是說 1895 年日本人統治台灣後，有一位土匪名叫簡大獅，在草山、燒煥寮和山豬湖附近據山為王，歌詞裡記載得很清楚，有時候可以補充歷史記載的不足。歌詞上有一些地名，譬如日本站在草山埔，日本交戰七股

山，這些地方都是在這裡附近而已，因此是地方文化上很重要的東西，很幸運的是還有一些父老會唱。吳萬水先生在民國 43 年記載時，歌詞應該是四句、四句的，可是有一些歌詞卻沒辦法湊在一起，所以中間有幾句歌詞，趁這次座談會之前重新整理過，缺歌詞的部份補充了進去，讓它們都能成為四句一段，連在一起，這樣整首土匪歌就很清楚了。

何水泉：

土匪南邊來起置，過來北山招兄弟的原因是這樣的，土匪頭腦很好，他從坑溝挖土洞進去，三、四個人就住在裡面，並指派我阿媽和一些人把三餐擔去給他們吃，有一個土匪跛腳不能走路，他要去那裡老百姓就要背他，那個跛腳的很兇，如果沒有把他背好，他就會發脾氣。當時日本人要捉他們這十三個土匪，派一百三十名的士兵去七股山圍捕，十三名土匪對抗一百三十名日本兵，打到晚上結果是日本兵只剩十二個，但十三名土匪只有一個被打中。這十二名日本兵，從坪頂下去時，只要見到人就把他殺死，播種的人也打死，只要遇上他們的人都無一倖免，他們走到林仔口的時候，殺到溪中的水都變成紅色，到了士林之後，有一位吳祿仔仙看到很多人都被殺死，就趕快去報案，才把那些日本兵趕回去。當時一百三十人死得剩下十二人，日本人心裡非常氣憤，所以只要看到人就殺，沒有任何理由，那個吳祿仔仙去田裡稍微走了一下，報案時說他差一點被殺，好人都被殺光了，不趕快把這些日本兵調回去不行，後來那些日本兵的長官才把他們調回去，否則還會繼續再殺人，這些是我祖母說給我聽的。

主持人：

何先生你曾經聽過土匪的事情，是不是可以請你再補充一下？例如土匪是長什麼樣子？

何烏毛：

我以前聽我父親說，芝山岩的六士先生，也是被土匪殺死，那時候土匪要去殺六士先生時，芝山岩的一位地理師說，六士先生如果沒有下山就不會死，如果是躲在芝山岩的山裡，也不會被殺，這是我父親以前住在舊街時聽說的。那些土匪比較兇狠，六士先生不常在山林小徑上跑，所以邊跑邊跌倒，才被土匪殺死。

主持人：

各位阿媽是不是也聽過上一輩的人說過土匪的事情？

賴圓：

我認識一個曾經當過土匪的人，可是我不太會說。

何水泉：

土匪捉了小孩子至山上後，有些小孩子出了麻疹，不知道死了幾個，小孩子的家人還是拿錢去充當贖金。如果先知道小孩子死了，就不會拿那麼多錢了。

主持人：

你是說山上以前有一些土匪濫捉小孩，曾捉了多少？

林永耕：

數目不十分確定，但不只捉小孩，有時也會捉老歲仔來勒索。

何烏毛：

我聽說當時土匪的由來，他們好像要成立一個軍隊系統，所以要招兵買馬，其實他們只是一個鬆散的組織，部下都是隨便捉的。如果看你比較有錢，要向你勒索，就利用晚上來邀你加入他們，成為他們的一份子，如果你拒絕，半夜就派部下前來搶奪，豬也好，米也好，拿完之後就捉家中的孩子做人質，隔天你家裡的人就得想盡辦法把孩子贖回來。我以前聽我阿公說，以前家中養十多頭豬，全部都被捉走，還看到土匪把別人的小孩用竹製或藤製的桶箍，箍

在小孩的頭上，兩邊再用硬物擠進去，小孩的頭就會痛，疼痛難耐，叫「箍頭殼」。小孩的家人如果來看，就高舉斧頭做樣子，再向你提出贖金的要求，就像現在的綁票，如果你答應他們拿贖金來就沒事，如果不答應就從小孩的身旁砍下去嚇嚇你，再與家屬討價還價。家人爲了不讓小孩受苦，大多數會答應。當時我阿公的豬就是被簡大獅那營的土匪捉去，因爲我阿公以前當過保正，簡大獅知道這件事之後，就罵部下說，他是頭湖的保正，你們居然去捉他家裡的豬，還不趕快送回去，這樣就把豬送回來還我阿公。我阿公說其實簡大獅他做領導人也是很好，你如果沒錢就邀你一起當土匪，隔天一起去攻擊別人，就好像共匪一樣，利用晚上出沒。簡大獅對比較有知識、有眼光的人都不會侵犯，他就是利用這種方法招兵買馬。

旁聽者：

請問一下，歌詞裡面有寫到盧野，他是誰？盧野和簡大獅有沒有關係？

何烏毛：

盧野是比較早的，他被打散以後，簡大獅接著下去，而且也比較出名。

旁聽者：

歌詞裡面還有提到一個女人，她是誰？

何烏毛：

打入查某透心肝是指戰爭時打死女人，不是有女人參加。剛才有問到說土匪長得怎樣，土匪也是人，像何水泉的叔姪也有兩個去當土匪，我們也都認識，以前我曾祖父看到那兩個人都說土匪來了，不會叫他們的名字，若看到他們的弟弟也就是成仔的父親，就說土匪乞丐來了，因爲我曾祖父比他們長一輩，所以都這樣叫，也沒關係。

何水泉：

我阿媽曾經告訴我，我們老百姓要雙邊靠，日本人也要依靠，土匪也要依

靠，如果全部傾向日本人這邊，土匪會來殺你，要往雙邊傾靠。我阿公五十一歲時做壽，那時土匪兄弟拿刀殺豬公幫他慶生，結果日本兵來，大家就跑，我阿公和幾個兒子被捉至茶寮繫押，然後他們又趁機從窗戶逃出，跑向嵌底下來，如果當時沒有逃跑，我阿公會被日本兵誤認為土匪打死。

午餐時間

主持人：

土匪的事情經由這位阿公的解說後，就比較知道土匪原來是什麼樣子，不然都不知道土匪到底是阿兵哥，還是老百姓？接下來有一兩個主題向阿媽請教，以前的婚姻是怎樣娶？怎樣嫁？是用走路還是坐轎？希望阿媽可以解釋一下。讓我們的後輩能夠知道山上婚姻的情形，是不是請哪一位阿媽說一下？

賴葉梅：

我是在燒嶼寮讓我媽媽養大的。

何幸雄：

男女雙方如果高興就送作堆，是娶媳婦仔的方式，若是正式去迎娶叫大娶。我再補充扛轎的方式，扛轎要學腳步，讓扛轎人的腳步合得來，前後兩個人若身高差不多則比較好扛。轎裡面的底是空的，只有一把椅子架在橫木上而已，以前新娘一坐就是一整天，坐一整天總是要上廁所，那要怎麼辦呢？如果是內行的，在休息的時候就會把轎子停在草埔仔休息，新娘不用從轎子下來直接在轎內方便，並不會被看見，方便完再開始動身；另外也有人教新娘在尿急的時候，用番仔火枝或用草往鼻子頂著便不會尿出來，那是一種偏方。停在草埔仔才是內行的，這樣扛轎的人可以休息，而新娘也可以方便，然後可以繼續扛著走。如果腳步不合，扛轎就會高低不平，新娘坐在轎內就像要跌倒，坐著

很不舒服，會有暈轎的情形發生。以前有一個禁忌，說新娘有神，如果壞人、壞孩子去騷擾新娘，被新娘一指就會頭暈目眩，所以大家都很害怕，都離開轎子五尺之外，就像以前講古的所說，要離開五尺之外，只要近於這個距離就會飛出去，其中的道理就在於此。

主持人：

剛才說到的娶媳婦仔，除了何先生所說的雙日比較好之外，好像還有人說過年的晚上比較好是不是？

何水泉：

我們這裡娶媳婦仔都是過年那晚。但我結婚是大娶，我結婚就像賭博一樣，人家說娶牽手（老婆）很貴，我的卻很便宜。我結婚至今已經 49 年了，那時剛好碰上新台幣在換，訂婚兩個月之後我就娶了，那時剛好改成新台幣，還沒有改之前聘金兩萬元，二個月之後我取她時變成五角，所以我說很便宜，那時候的兩萬元差不多可以買六石的稻穀。新娘是坐轎子來，那個時代大多是坐轎，我結婚的情形就是這樣。

主持人：

是不是有哪一位阿媽可以補充？以前的嫁娶還有哪些風俗習慣？譬如最遠曾娶到多遠，有哪一位阿公娶的比較遠或是哪一位阿媽是從比較遠的地方嫁過來。

何泱亮：

大部份是隔壁村。

主持人：

那有沒有跟哪一村比較好，大家都只娶那一村的女孩？

何泱亮：

沒有，都是靠媒人去說姻緣，有些人還是家裡的長輩幫他決定。譬如這個新娘如果是瞎子，只要家中長輩點頭就可以了，大多是見一次面而已。

主持人：

林通達先生，今天你太太也在現場，是不是可以說一下當時你娶她的情形？

林通達：

我是靠媒妁之言的。

主持人：

太太住在哪一村？

林通達：

住在燒煥寮。

主持人：

你是怎麼娶她的？

林通達：

以前的人都是作餅送定，看日子娶的。

主持人：

娶的那天你做哪些事情？你有去迎娶嗎？

林通達：

我沒有去迎娶，只有請轎子去娶她過來，我在家裡等，以前的人都是這樣。娶過來三天之後，再到女方家裡作客，那時才去，以前都是這樣。

何水泉：

以前是有錢人才能娶妻，窮人家聽了就怕。我那時候在賣柑子菁，當時的柑子價錢很好，一年不只賣了一萬四，甚至賣了三萬多元。先把錢拿來下訂，

娶太太。剩下的錢再承包劈柴與燒火炭的工作，到了年尾再採收柑子，用這種方法才娶到太太，否則要用多少地契抵押才能借到一萬四，因為以前一甲多地才可以抵押五千元。我跟我老爸說不用，我賣柑子菁就好。娶太太要靠頭腦，否則會娶不到太太。

主持人：

現在剩下兩個主題，我們讓張主任來向各位請教一些教育的問題。

張福寅：

我看以前陽明山國校的歷史，它是在民國六年建校，當時的士林國校叫做八芝蘭公學校，在山頂設一間八芝蘭公學校草山分校，後來才獨立叫做草山公學校。光復後，因為草山屬於管理局管理，所以草山公學校又歸草山管理局管理，之後再設了坪頂分校。這間菁畧社區活動中心曾經也是一個學習所。這些過去的事情，我只是從一些簡單的記錄中知道皮毛而已，較詳細的內容在座各位應該更瞭解。據我所知，過去要讀書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那時候很多小孩子都要工作，就像剛才有人說九歲就要幫人養牛、作長工，而那個時候要如何才能讀書？讀些什麼？讀完書後做些什麼工作？請各位長輩說出來讓大家分享一下。明年下學期學校想要舉辦建校 80 週年的慶祝活動，因為在民國六年四月一日設立分校，所以三月底要舉行八十週年的校慶，歡迎各位長輩能夠回到學校，一起慶祝學校八十週年的紀念性活動。校長也要我將過去本校畢業的名冊加以整理，我看見在座有好幾位長輩都在名冊當中，內心覺得很高興，現在就請大家共同分享以前讀書的情形。

林永耕：

如果說到小時候讀書，我們當時是在陽明山國校讀的，日據時代叫草山公學校。當時沒有車，都是用步行的，從這裡走永公路到草山公學校讀書，也就是以前的保甲路。我是草山公學校第十一屆的畢業生，那時候讀書年齡沒有統

一，都是老師來家裡遊說，不像現在都是六、七歲的年紀就去讀書。與我一起讀書的同窗同學年紀最大的是姓呂的，他讀書的時候已經十五歲了，年紀和我們差很多，他畢業的時候都已經是大人了，所以以前的年紀都沒有統一，大的很大，小的很小，而我是八歲的時候去讀的。以前讀書的時候都是用走路的，也沒有雨衣，什麼都沒有，就像剛才郭先生所說的，讀書都是打赤腳，也沒有書包，只是用一條布巾把書捆一捆背在背上就去讀書，所以大家才會說讀書讀到背部去了。讀書打赤腳，沒有雨衣，也沒有車子可以坐，所以有時候會不想去，老師就會到家裡請求，遊說你去讀書。不是像現在是你去請求不要被退學；那時候是老師到家裡看你的情形，勸你去讀書，跟現在的情形是不一樣的。畢業之後到現在我都已經 77 歲了，我在當里長的時候這間房子就已經有了。這間社區活動中心原來是拜拜熱鬧時用的紅壇，以前的紅壇沒有蓋的這麼講究，我父親在當保正的時候，再翻修過這間紅壇。以前紅壇的屋頂是蓋柏油的，不是用瓦片蓋的，並且沒有那支橫架的豬母樑，後來豬母樑腐朽斷掉了，整個塌下來，紅壇就沒有了。到了我當里長的時候，去買鐵筋架設並灌上混凝土，這支橫樑也是我後來做好的，活動中心這間已經修理過很多次了，我向當時的郭大同管理局長爭取說，這邊讀書的情形很辛苦，也沒有車可以坐，才來這裡設分班。所以這是在我手上設立分班，讀一年級、二年級，再到陽明山國校讀三年級，那是光復以後的事，當時老師在這裡也沒有宿舍可以住，都是從陽明山國校到這裡上下班，大概這樣過了四、五年，才又被收回去，情形就是這樣。

主持人：

你說一年級、二年級在這裡讀，但是這麼小間怎麼容納得下去？

林永耕：

因為人數很少，一邊是一年級，另一邊是二年級，學生只有幾個而已。我在草山公學校讀的時候，一間只有十幾個人而已，到六年級也才只有十幾個，有一些人讀到半途就退學了，很多都只有讀二、三年，就因為生活困苦而不讀

了，很少從頭讀到畢業的。以前的教育沒有像現在這樣受到重視，像我的孫子還沒讀書就開始補習，補鋼琴、英文，一直補，以前卻沒人要讀，和現在是完全不一樣，我所知道的範圍就是這樣。

張福寅：

在座的各位有人曾經在這間活動中心讀過嗎？

何幸雄：

我補充一下，這裡的人可以說是沒有在菁畧這間集會所唸過書，因為那是光復以後的事。陽明山國小的由來，在日本統治的時候是叫做草山公學校，聽說原來是在山仔后頭前厝，吳萬水厝後面的學仔內讀書，後來漸漸發展，政府才開始勸募，要人出錢出力，也有寄附，去找一個最適當的地點，也就是現今的所在。那個地方以前是墓地，它是屬於國有財產局的，利用那塊地去開墾建設，大家皆大歡喜，所以才在那裡蓋學校，開始開班授課，第一屆的學生應該有八、九十歲了。當時吳萬水倡導這個勸募的工作，第一屆是勸募不能限制年齡，因為草山保、菁畧保以及下面的一些地區，以現在的情形算起來有五、六里，陽明、菁山、新安、永福都上來這裡讀，永福里就分成兩半，從永嶺下去的一部份就分配到芝山岩去讀，從燒煥寮上來的都分配來這裡，所以依人口的比例，當時的菁山里差不多是一鄰大而已，請客時湊不到三桌，全部的人就已經全部到齊了，現在如果辦一百桌還不夠，人口增加的速度很快。後來，陽明山國小就一直改變，年紀稍大的人都知道，當時是日本時代，所以出生的女孩子要叫做「子」，男孩子要取做「雄」，這些都是一定的。我是我大哥幫我取名的，我大哥比我多十九歲，所以他比較懂。當時我的家庭應該屬於比較小康，我大哥有讀高等科，相當於現在的國中程度，所以照著當時的思想取名字。被日本統治五十年之後，到了國民政府，有一首歌說「日本統治五十年，想要回去捨不得，感到羞愧臉全紅，眼淚滴到衣衫濕」。民國三十四年光復前，我才七歲，曾跟著去入學，當時還有一些戰亂，頭一年也是學日語，也不知道學的

內容是什麼。戰爭的時候，一喊要躲警報，大家就開始找防空壕，邊躲邊讀，也曾經中斷一年沒有去讀。光復後，改成陽明山國校，原來是叫做草山國校，當時包含校長、老師在內共有五人，再包含一個敲鐘的共有六人。以前都是在地取糧，林明華是新安里的人，張阿維是草山的人，當時的校長是何進添，已經退休去世了，最早的校長是誰我就不知道。光復之後，老師都會出來勸導、遊說，把那些在戰爭時躲炸彈的孩子，不論有沒有讀書，都把他們拉回來讀書。我去報名的時候，他們問我叫什麼，我就說我叫 Yukio，我也不知道那是日語、英語還是台灣話，遇到的那位老師很像是劉登偉先生的女兒，她可以把日語說得很流利，但不會翻譯成中文。到底是 Yukio，也有人說是 Sasio，我跟她說我是幸雄，她跟我說正名是 Yukio，但鄉土話叫做 Sasio，於是就利用我說的那個音，寫了漢字，在旁邊用ㄅ、ㄆ、ㄇ加以注音。以前教ㄅ、ㄆ、ㄇ、ㄇ時，老師都用惡補的，晚上去士林公所參加研究班，白天再教學生。我們在學的時候是ㄅ、ㄆ、ㄇ、ㄇ沒有錯，ㄆ、ㄆ、ㄆ、ㄆ都是教成ㄆㄟ、ㄆㄟ、ㄆㄟ、ㄆㄟ，今天教馬就學馬，教牛就學牛，所以我們的國語確實是不標準。我們去報名後，都是從三年級開始讀起，那些五、六年級的學生，如果學得比較好，就讓他恢復原班，沒有留級。以前的孩子如果說到被留級就會覺得很丟臉，還好我當時沒有留級。我記得當時有 200 個小孩入學，有拿到畢業證書的只有 38 人，溜的溜，不讀的不讀，很多人都沒有辦法讀到畢業。後來老師與家長聯絡，並進行調查後發現，這麼遠要怎麼讀，因為都是用走的。以前是用一條布巾把書綁在背後，行動比較俐落。以前讀書只有兩本書，一本是國語常識，一本是算數。家庭訪問之後，瞭解我們真的很辛苦，我們走到陽明山國小上學走了六年，以前唸的那三年算是不標準的，所以努力接下去讀，算起來也很認真。訪問之後，就設立分班，分班就是在陽明山教師訓練中心的右側，現在還有一個幼稚園，那裡有分兩班，派兩個老師到那裡教，一個姓辛，一個姓秦。菁山比較偏僻，沒有重編之前屬於八鄰，去陽明山國校和去陽明山分班差不多遠，如

果是九、十、十一、十二鄰，比較靠近陽明山，就要到那邊去讀。人都有湊熱鬧的習性，所以我們那邊的小孩都去讀分班，讀分班只有一、二年級，後來菁礮這邊也設一個分班，派一個老師來這裡教。因為人口少，一個學年沒那麼多學生，所以就分成兩個學年，一、二年級是同一個老師，是由張阿維老師教。他是一位很好的老師，既要種田，又要教書，就我所知，當時老師的收入比較少，不能生活，所以他下班後也是去擔水桶、尿桶。學生到三年級之後再去陽明山國小。我是陽明山國小第二十九屆畢業。至於陽明山的由來，差不多在我四年級的時候，上課提到大陸有一位王陽明先生，他是一位學者。老師介紹了王陽明先生後，草山就被更名為陽明山了。

主持人：

教育方面是不是可以請何先生說一下？

何烏毛：

陽明山國小在第一屆時叫做八芝蘭公學校草山分校，坪頂則有一個分教場。照規定分校讀四年後，就要去八芝蘭公學校讀，我讀到四年級時升成草山公學校，就沒有讓八芝蘭公學校管。這個分校最早是在山仔后派出所附近，那裡以前有一間房子，一年級就在那裡讀，當時我是十歲，到了二年級才搬到現在國小的現址，桌椅都要自己搬，就像我們在搬家一樣。我是第一屆去讀的，但是我沒有讀到畢業。一年級時有三個老師在教，一位日本老師兼校長，還有一位老師大家都叫他金孫仔，另一位我不大記得，我就說到這裡。

何水泉：

現在說草山國校的事情，以前的範圍到達溪山，坪頂則是分校。坪頂讀四年後，要至草山國校唸五、六年級，後來坪頂設新學校，溪山的人也來坪頂讀，最後溪山也蓋了一間新學校。昔日的草山國校包含了坪頂、溪山，我所知道的情形是這樣。

林永耕：

菁山、公館、陽明、新安、永福都是在草山讀的，以前的溪山、坪頂、湖山比較高年級的學生，也就是四年級過後，升上五年級的學生都有來草山國校讀過。

何水泉：

我以前是讀坪頂的，應該是讀到四年級，升上五年級時就要到草山國校讀，但正巧要過去讀的時候卻升格成國民小學，所以也就不用過去了。那時候的同窗還有一些住溪山，我才知道住在溪山也要去草山讀。

主持人：

林里長是不是有帶以前的畢業證書？請你拿出來讓大家看一下，同時也讓張教務主任看看。讓大家知道日據時代的畢業證書和獎狀是什麼樣子？如果是學校的校慶一定請你去參加。這張畢業證書蓋了草山公學校的印章，好像還有兩張獎狀，這些證書和獎狀都要好好保存。

林永耕：

以前畢業證書很重要，要去找工作，如果你沒有畢業證書，人家便不太願意任用你，所以我才會把這張證書留下來。

何幸雄：

這個好，這張畢業證書你去陽明山國小恐怕也看不到，可能已經丟掉了。

張福寅：

在座各位也有好幾位是讀到畢業的，另外，我在整理畢業名冊時還有看到女生。

林永耕：

女的是有，但是沒有那麼老，在座女士的年齡都超過了。

張福寅：

應該是有。

林永耕：

那時候女孩子大部份都是做別人的童養媳，在家裡煮飯、撿菜，都是童養媳的工作。

主持人：

女孩子要去看牛嗎？（對著一些阿媽詢問）

賴葉梅：

要。

周張綿：

普通人都沒有讀，像我連一個字都沒有讀，後來是看學習簿自己學，只是看的懂而已，都不會寫，都是這樣學而已。八歲時燒炭窯火，鋤頭拿著就把牛趕到山上，做得要死，那有時間讀書。

主持人：

在座各位有幾個讀過草山公學校？（此時陸續有人舉手）

張福寅：

看起來不少。看到今日各位長輩的情形，我感到非常幸福。

主持人：

大家再舉一下手。

張福寅：

共有十二位，年紀小一點的應該會比較多。

何烏毛：

在戰爭的時候最少人畢業，有些人生活困苦，有些人整天躲炸彈，所以畢業的人很少。

主持人：

教育這個主題大家說得很精彩，我最後還有一、二個問題要向各位請教。剛才我們有看到林先生以前的畢業證書，不知道在座的阿公和阿媽是否曾經看過山豬湖或是菁畧以前的字紙，像是田地的字紙，或是圖書，請問誰的家中還有這些東西？

何幸雄：

何泱亮他們有。

（何泱亮拿出土地圖書傳閱）

主持人：

我們今天的節目很精彩，有山豬鏢、土匪歌、小學畢業證書，還有以前地方上的圖書。為什麼這個東西很重要，以何泱亮先生拿來的圖書為例，不論清朝或是日據時代，它會記載一些地方上的舊地名，有一些是清朝時用的，後來可能改換了。我現在就唸一個例子出來，它上面寫著，長房凍生山林，東至灶獻山崙心，立石為界，西至次房灶獻山屈曲，透路為界，南至認母厝后溝坎為界，北至石頭公頭崙心分水為界。這些都是以前的地名，我們現在所說的不論是菁畧或是竹篙嶺都還是一個很大的地名，以前還有比較小的地名。所以如果字紙上面寫著北至樟樹林為界，南至山豬埕為界，我們就知道以前北邊有一片樟樹林，南邊還有一堵山豬埕；這樣，甚至可以知道以前哪裡有橘子園、樟樹林、山豬埕、炭窯等等，這些對地方而言都是很有特色的東西。這張圖書寫著北至石頭公或是路邊大石打字為界，我現在請教何先生什麼是大石打字為界，請你所知或是你家附近還有沒有這種當作界址的東西？

何泱亮：

以前我阿公和我叔公分家的時候，在山頂有立石樁仔。界址到那裡，就在那裡立石樁仔，石頭有刻一個十字形，它的原理就是這樣，它不是打任何文字。

主持人：

除了何先生之外，還有誰曾經看過菁畧或山豬湖附近還有這樣的鬮書，或是以前的字紙，它後面還會寫年代，像是咸豐幾年等，請教一下。

沈清水：

以前我祖先來台灣的時候有一張，後來有人來我家說你這間土塢厝快壞掉了，應該要整修，後來我又找出五、六張地契證明。現在，最後留下一張，我裱起來當作紀念。字紙要回去找才有，有一張是我祖先到台灣至今的。

主持人：

我們只是要讓大家看看，參考一下，頂多影印一張供研究而已。因為大家都知道祖先來到這裡已經一百多年了，到底是咸豐幾年，光緒幾年，清朝哪一年來的，以前的字紙都會記載。

沈清水：

我那一張好像已經有三百多年了。

主持人：

除了沈先生有古早的字紙之外，是不是還有哪一位老先生曾經看過，還是家裡有這種東西？

吳金煥：

我在當理事長時曾經到何石永，也就是福仔（何泱亮）他阿公那裡看過一張圖。那張圖是用水筆畫出邊線，土地一塊一塊都是用水筆畫的，就是畫圖的那種薄綿紙。竹篙嶺就只有何石永有，菁畧是何軟來有，山豬湖我就不知道，沒有不動產的人就沒有這種東西。

主持人：

你是說菁畧的字紙何軟來他有，是不是？

吳金煥：

對，何軟來他有，他以前做保正的時候有一張，不過他已經搬到士林不住這裡了，而且好像已經死了。

主持人：

在座的有沒有是他的後代？

吳金煥：

沒有，都沒有住在這裡，但土地還有很多在這裡。

何泐亮：

當時我曾祖父是做土地委員，他們那輩的都知道，因此我曾祖父才有那些東西。

林永耕：

我在當里長的時候曾經去你曾祖父那裡看過。

何泐亮：

本來那些都還在，後來我才把它毀掉。

林永耕：

我那個時候還在小學讀書，記得最早是先畫一次圖。

何泐亮：

那時候是用水筆簡單畫一次而已，正確的我就沒看過。

林永耕：

雞母開仔畫第一次，第二次再請一個日本人來校對，看看畫的正不正確，第三次再另外請三個人一同重新畫一次正確的圖。

主持人：

現在請張里長來說最後一個主題，這個主題講完今天就可以結束了。

張勝粟：

接著要了解以前的節慶熱鬧和現在比較一下，看有沒有一樣，如果有比較瞭解的人，麻煩請提供一些意見，比如說以前一年辦幾次熱鬧、迎媽祖，還有四年一次的普渡，除了這些之外還有沒有其它的節慶？

何幸雄：

以前還要加一個八月戲仔，不只菁礮有，草山、公館地都有。

主持人：

什麼叫做八月戲仔？

何幸雄：

八月也可以說是土地公生，大部份都是做三官大帝的戲。

主持人：

在八月的什麼時候做戲？

何幸雄：

都是在八月之內，沒有說特別是在月初或月尾，不一定在哪一天，以前每年的八月都有做一次戲。

主持人：

現在還有沒有？

何烏毛：

現在沒有了。

主持人：

是不是十二月十三日做戲，八月十三日也做戲？

郭塗讚：

我們這裡有聖公，在以前聽說是和坪頂公家的，後來才分開。坪頂有一間廟，他們分金爐，我們分金身。聖公是在每年的十二月十三日拜拜；接下來是三年一次的迎媽祖，在這裡拜的還有一年兩次的拜三界公，在正月十五日 and 十月十五日。「土地公會」有幾個不太清楚，通常有很多會，例如三界公一年吃兩次會。土地公、媽祖、聖公、三界公，差不多就是這樣，我所瞭解的就是這樣。

主持人：

你是說相公還是聖公？

郭塗讚：

聖公，開漳聖王。

主持人：

你所說的聖公和土匪歌中的聖公媽有沒有一樣？

郭塗讚：

那不一樣。

主持人：

聖公和聖公媽不一樣，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何烏毛：

「聖王公」是開漳聖王，是王。「聖王公媽」是人家說的捨媽廟仔，一些走投無路、死掉後無祀，沒有人祭拜的孤魂，把他們撿在一起，上面寫著有求必應，就是要集中管理的意思，是聖王公媽廟，是無祀的。而這個開漳聖王是有一個由來，開漳聖王依我們台灣的傳統，一般都是廣東、福建兩省的移民，

福建就有同安、河洛，河洛也就是漳州人，來到台灣之後，因為彼此爭地盤，所以雙方不合，彼此爭打，到最後就依賴神明的感應。漳州打同安，僵持了七天七夜，到最後大家都戰得很累，餓得很累，才夢見衣著輝煌的神明來感應，連同安的人也夢到，聖王公帶了幾萬的兵馬說：如果雙方不合好，就帶兵來剿滅他們，所以他們就自行撤退了，因此漳州人才會對天跪下拜拜。以前是用一塊石頭，後來才幫他安一個金身。因為他讓漳州人和同安人不再爭打，所以才尊稱他為開漳聖王，和聖王公媽是不一樣的。據我所知菁礮是菁礮保，和草山保不同，像山豬湖八鄰、九鄰那邊原是屬於草山的。現在的菁山路 101 巷朝東邊的路一律屬於菁礮的。地方習俗還有拜三界公，也就是三官大帝。三官大帝應該是堯王、舜帝、禹帝；拜三界公就是每年正月半和十月半，正月十五是戲，十月半是謝答，像殺豬公都有寫「庶民祈求添福壽，今朝奉獻保平安」，就是說上次你幫我們消災解厄，到了十月我們就還願的意思，地方上有這樣的年例。以前依照地方的組織，一里分成幾鄰，每個人都要擲杯，如果你擲中了，你就是爐主，爐主就像是里長一樣，是地方的光榮。

主持人：

地方上的拜拜風俗也請教過各位，在旁聽席上的朋友可以就比較不明瞭的地方，趁這最後的機會提出問題。你們問完，今天的座談會也差不多結束了。有沒有問題？還是有哪一方面我們沒有請教到，都可以提出來。如果沒有就請張里長說幾句話，為這次的座談會做一結束。

張勝粟：

李教授、張主任，各位在座的父老鄉親，今天很感謝各位，在這種惡劣的天氣，大家都踴躍的來參加這場座談會，出席率將近要百分之百，這點特別在此感謝各位。大家可以來參加座談會也很不錯，平時大家都是忙於各行各業，要聚在一起很不容易，今天可以說菁山里的各角落都有人來參加，所以感謝李教授不惜花費寶貴的時間來菁山里，舉辦阿公阿媽講古的座談會，我感覺很

好，也解答了很多我不知道的東西。今天大家都提出許多意見做參考，我覺得這樣很好。如果以後還有需要，希望大家能多多幫忙，謝謝，感謝大家。

陽明大學圖書館

陽明山國家公園

附錄一、座談會相關文件（菁礮、山豬湖為例）

菁礮、山豬湖鄉土歷史座談會

工作計劃書

主辦單位：中華工學院景觀建築學系系學會

協辦單位：台北市菁山里辦公室

朱崙工作室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四日

壹、計劃名稱：菁礮、山豬湖鄉土歷史座談會

貳、主辦單位：中華工學院景觀建築學系系學會

協辦單位：台北市菁山里辦公室、朱崙工作室

參、主辦人：李瑞宗 副教授

肆、主要聯絡人：

姓 名	職 稱
李瑞宗	副教授
姚淑芬	研究助理

伍、緒言：

陽明山，昔名草山，更早以前，先民逕以北山稱呼。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自然保育的提倡、鄉土教育的重視，關於本區的各項動物、植物、地質之研究，已大致卓然有成，唯關於人文資料之蒐集研究較為欠缺。其中，尤以耆老訪談更為迫切。因為區內各村落之年耄長者，隨著歲月的更迭，將愈趨凋謝而使此項人文資源變為無法彌補的遺憾，因此，積極而有計劃地逐村訪談，並將訪談結果彙整成冊出版，不只保存了先人的歷史經驗，更可作為鄉土歷史、環境教育之重要參考與借鏡，並可藉以建立陽明山區人文歷史之基本資料，以為將來史蹟研究的基礎。

陸、實際工作內容：

本計畫預定於 85 年 10 月～12 月，在陽明山區的村里，分別舉辦數場聚落座談會，邀集耆老長輩，敘述村里的沿革、產業、掌故、歌謠等事項，並將這些口述歷史資料，撰寫成冊，除致贈當地居民外，並分送相關圖書館收藏。

由於事前的籌畫、會場的佈置、聲光效果，參與人員的接待引導均需詳實的規劃，以使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順利召開，達成預期目標。茲將實際工作分為二個階段，各階段的流程、執行項目彙整如下：

一、工作流程

1. 座談會訂於星期日早上舉行，因此所有籌備工作需在星期六中午之前結束。
2. 會場佈置於上午 9 點開始，大約 12 點之前結束，以免影響借用單位平日作息。
3. 參與人員集合與工作進度：

星期六	上午 9:00 ～ 12:00	佈置會場
星期日	上午 9:00 ～ 13:00	座談會，茶水招待，攝影

4. 預定場次：

地 點	舉 辦 時 間
湖底	10 月 13 日已舉辦
竹子湖	10 月 20 日已舉辦
十八份、頂湖	11 月 3 日已舉辦
菁礮、山豬湖	11 月 10 日
• • • • •	• • • • •

初步預定舉辦四場，將視執行情況與實際需要，酌加座談會的地點與場次。

5. 耆老座談會活動流程（星期六）：

9:00 打掃會場並安排座位

10:30 照明檢測及擴音器材佈置

11:30 張貼海報（大門口、會議室門口、講台），桌巾，茶杯、紙巾、簽名簿．．．放置妥當

12:00 佈置結束

6. 耆老座談會活動流程（星期日）：

9:00 主持人致詞

9:05 引言人致詞

9:10 第一位耆老發言，每人5分鐘

10:00 發言完畢，主持人彙整討論題綱

休息 10 分鐘

10:10 綜合討論開始（隨意發言，針對主持人的問題，每人
3分鐘）

11:30 綜合討論結束

11:40 引言人結論

11:50 主持人結論

12:00 座談會結束（用餐）

13:00 工作人員整理會場

柒. 參與人員工作分配表：

工作項目	組別、工作人員
1. 租借場地 2. 耆老名單確定 3. 事先聯絡耆老（打電話、書函） 4. 討論大綱擬定寄發（座談會前一星期） 5. 人員接送問題	聯絡接待組
※星期六以前 1. 會場勘查，動線、座位安排及佈置構想擬定，照明檢測 2. 標題字製作（珍珠板字或其他）例如：“湖底鄉土歷史座談會”，大小、顏色、材質另定 3. 海報（歡迎、引導作用） 4. 邀請函——一星期前寄發，連同討論大綱 5. 謝函——以中華工學院的信封裝車馬費與謝卡 6. 列席人員名牌製作（桌上識別） 7. 準備簽名簿、筆、桌巾 8. 麥克風及擴音器租借或購買 ※星期六當天 1. 會場佈置、貼標題、鋪桌巾等 2. 座位安排妥當、打掃會場 4. 照明檢測及擴音器材安排佈置	會場佈置組

工作項目	組別、工作人員
1. 購買鋁箔包飲料及礦泉水 2. 預找山上或山下的自助餐店，以便於星期日早上訂購 3. 將免洗茶杯、面紙或餐巾紙放在會場裡	茶水便當組
1. 購買底片 1 捲、錄音帶 4 捲（60 分鐘） 2. 相機、錄音機 2 部 4. 會後將照片沖洗，分送給耆老及與會人員	攝影器材及錄音組
1. 現場記錄	記錄整理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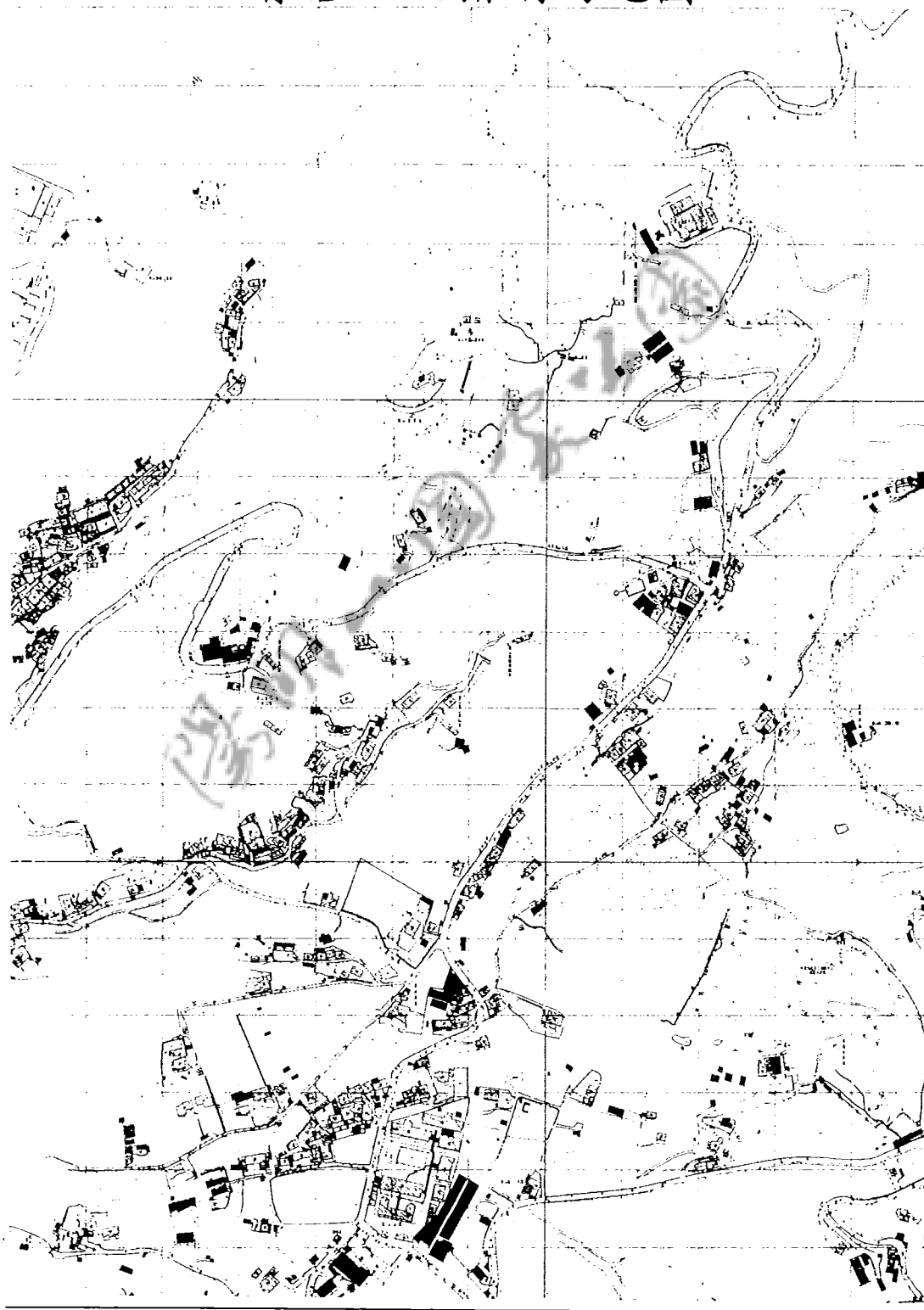
菁礮、山豬湖耆老名單

座談地點：菁山里活動中心

編號	耆老姓名	地 址	電 話
1	曾登貴	菁山路 101 巷 62 號	8610950
2	何金枝	菁山路 101 巷 58 弄 11 號	8610273
3	何阿水	菁山路 101 巷 50 號	8610485
4	何阿普	菁山路 101 巷 52 弄 9 號	8610525
5	何文貴	菁山路 101 巷 71 弄 36 號	8612016
6	吳金煥	菁山路 101 巷 25 號	8610483
7	陳振榮	菁山路 24 號	8612786
8	蔡天賜	菁山路 23 弄 8 號	8610430
9	何烏毛	菁山路 101 巷 15 弄 24 號	8612181
1 0	吳阿福	菁山路 101 巷 15 弄 26 號	8619690
1 1	邱阿華	菁山路 101 巷 28 號	8611367
1 2	何 麵	菁山路 101 巷 28 號	8611367
1 3	張勝粟	菁山路 134 號	8610279 8610321
1 4	何泐亮	菁山路 131 巷 28-1 號	8612752
1 5	林永耕	永公路 501 巷 2 號	8610050
1 6	沈清水	平菁街 10 巷 11 號	8611136
1 7	郭塗讚	永公路 500 巷 12 號	8616057
1 8	賴生財	永公路 523 號	

1 9	鄭水土	平菁街 24 號	8610165
2 0	何水泉	菁山路 131 巷 31 號	8610752 8612647
2 1	何寄草	永公路 500 巷 16 號	8610928 8616696
2 2	何秋倫	菁山路 131 巷 25 號	8611986
2 3	何逢林	菁山路 131 巷 35 號	8611769
2 4	何金進	永公路 500 巷 22 號	8612753
2 5	張 麵	永公路 500 巷 6 號	8616175
2 6	賴 圓	永公路 512 號	8612473
2 7	何 抱	永公路 500 巷 20 號	8616059

菁礮、山豬湖的地圖



新聞稿

阿公阿媽來講古，土匪歌重現江湖

陽明山區鄉土歷史座談會進入第四站。十一月十日將至菁山里活動中心舉辦，屆時將有菁礬、山豬湖的耆老參加，針對聚落的開發歷史、古地名、交通往來、產業興替作一陳述。

菁礬，這個奇怪的地名，原是浸泡大菁（一種藍色的植物染料）的石槽，但是到底有多深，多深，方形或圓形？昔日設有多少個菁礬？至今留存多少個？這些將由當地父老揭開謎底，並將展示大菁這種植物。大菁，正式的中名是山藍，莖葉可浸製藍色染料，是清末時期極重要的農產作物。

山豬湖，這個有趣的小村，是否山豬出沒而得名？座談會將耆老現身說法，講述昔日獵捕山豬之法，並展示有百年歷史的山豬鏢。同時，耆老將演唱日據初期簡大獅盤據草山時流傳的土匪歌，可別錯過這難得一見的場面。

菁山里活動中心如何到達？首先，民眾可在台北車站搭 260 公車至山仔后後，換搭 303 公車，在菁山里第三站下車，然後步行 3 分鐘即可到達，地址是永公路 520 號。

陽明山區一系列的鄉土歷史座談會由中華工學院景觀建築系學會主辦，李瑞宗副教授主持，有興趣民眾歡迎自由參加旁聽。

中華工學院景觀建築系學會地址：新竹市東香里 6 鄰東香 30 號

菁山里活動中心電話：(02)8610279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菁山里永公路 520 號

朱崙工作室電話及傳真：(02)7474870

給關心鄉土歷史的朋友：

謝謝您來參加這次的座談會，以下是討論題綱，請參考。

您若對討論內容有興趣，歡迎舉手發問，提供意見與資料。

菁礮、山豬湖鄉土歷史座談會討論題綱

- 一、咱的祖先來自何處？何時來此開墾、定居？
- 二、菁礮、山豬湖的對外交通情形（與北投、士林、磺溪內、金山的聯絡關係）。
- 三、有關菁礮、山豬湖有趣的地名。
- 四、種茶挽茶、看牛、煮硫磺、種大菁的產業。
- 五、昔日的教育與上課情形。
- 六、有關婚姻、節慶、風俗習慣、諺語、歌謠等特殊紀事。

如果方便的話，不妨向工作人員留下您的大名與電話。

下回的鄉土歷史座談會，我們會事先與您聯絡，邀您參加。

再一次謝謝您的關心。

朱崙工作室 敬上

阿公阿媽來講古

各位菁礬、山豬湖地區的小朋友：

這個星期日（十一月十日）上午九點，就在菁山里活動中心將有一場「阿公阿媽來講古——菁礬、山豬湖鄉土歷史座談會」要舉行。將有一些關心菁礬、山豬湖鄉土歷史的叔叔、伯伯、大哥哥、大姊姊會來參加這件盛事。

菁礬，這個奇怪的地名，原是浸泡大菁（一種藍色的植物染料）的石槽，但是到底有多大，多深，方形或圓形？昔日設有多少個菁礬？至今留存多少個？這些將由阿公阿媽揭開謎底，並將展示大菁這種植物。大菁，正式的中名是山藍，莖葉可浸製藍色染料，是清末時期極重要的農產作物。

山豬湖，這個有趣的小村，是否因山豬出沒而得名？阿公阿媽將講述昔日獵捕山豬之法，並展示有百年歷史的山豬鏢。同時，阿公阿媽亦將演唱日據初期簡大獅盤據草山時流傳的土匪歌，可別錯過這難得一見的場面。

菁礬、山豬湖，是我們生長的故鄉，請鼓勵阿公、阿媽、爸爸、媽媽，一起來參加。

記住哦，星期日上午九點，就在菁山里活動中心，等你們全家來。

(函) 會學系系學築建觀景院學工華中

受文者	行文		發 文 件	日期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四日								
	正本	副本											
	台北市菁山里辦公室												
主旨：	中華工學院景觀建築學系系學會、朱崙工		文 件	附 件	如文								
	作室												
說明：													
談會」，擬商借貴里活動中心作為會場之用，惠請予以協助，至感公誼，請查照。													
一、陽明山區目前關於人文資料之蒐集研究較為欠缺，尤以耆老訪談更為迫切，而舉辦鄉土													
歷史座談會是耆老個別訪談的先期進度。本次座談會的工作計畫書如附件一。													
二、本次座談會預計邀請當地耆老、里長、教師參加，連同工作人員，合計約二十人。耆老													
名單如附件二。													
三、座談會工作進度如下：													

中華工學院景觀建築系系學會(函)

受文者	行 正	單 本	何泐亮等廿七位耆老 李瑞宗副教授、張勝粟里長、中華工學院 景觀建築學系系學會
	文 發	位 本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四日	期 日	附 件	如說明三、說明四
	文 發	位 本	
主旨：謹訂於八十五年十一月十日(星期日)上午九時，於菁山里活動中心舉辦「阿公阿媽 來講古——菁巒、山豬湖鄉土歷史座談會」，敬請 台端蒞臨指教，請 查照。	說明：	一、本次座談會由本系李瑞宗副教授主持，主題為「菁巒、山豬湖之鄉土歷史」，第一階段 耆老敘述個人經歷，約3~5分鐘，第二階段採自由發言，重點講述。各位耆老的經驗 由與會與意見，將作為口述歷史的編撰內容，提供各界參考。	

二、如有相關的舊照片、契狀、族譜或其它證件、文獻資料等，敬請攜至會場，作為佐證。	三、檢附「菁畧、山豬湖鄉土歷史調查表」乙份，敬請詳細填寫，並於當天攜至會場，以利	主辦單位彙整。	四、檢附「菁畧、山豬湖鄉土歷史座談會討論題綱」乙份，敬請事先詳細參閱，並於座談會	第二階段講述。				聯絡人：姚淑芬小姐	聯絡電話：3630231 轉 3374
---	---	----------------	---	----------------	--	--	--	------------------	----------------------------

INVITATION

敬邀

敬愛的 先生：

菁礮、山豬湖，是咱生長的地方。過去，咱的祖先到此開墾、定居。現在，咱有責任將這段歷史保存下去，並傳承給下一代。

誠懇邀請您，作伙來講古。

時間：85 年 11 月 10 日上午 9:00

地點：菁山里活動中心

朱崙工作室負責人

中華工學院景觀建築系副教授

李瑞宗 敬上

85.11.4

菁礮、山豬湖鄉土歷史調查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受訪人			綽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出生地點		
地址					
電話	公			私	

請教您下列問題：

1. 是否世代居住菁礮、山豬湖？至今您已是第____代？
2. 曾就讀那間公學校？
3. 日治時期是否曾至海外當兵？若有，曾至那裡？_____
4. 請問您是否還保存陽明山區的舊資料（包括舊照片、地契、地圖、族譜、證件、書籍等）：

☐ 是 ☐ 否
5. 若有，是否願意讓中華工學院景觀建築系學會進行複製，以便保存陽明山珍貴的史料：

☐ 我願意將資料捐贈
☐ 我願意將資料借予

略述在陽明山區居住多年最深刻的事件或感想：

借 用 同 意 書

茲同意提供下列資料，借給中華工學院景觀建築系等學術機構複製、研究、展覽，借用單位應盡妥善保管之責，並於 年 月 日前歸還。

提供者簽名：

電話：（私）

（公）

通訊處：

借用者：中華工學院景觀建築系系學會

經手人簽名：

電話：(035)374281-6672

地址：新竹市東香里6鄰東香30號 中華工學院

借用資料暨歸還清單

編號	資 料 名 稱	單位	數量	點收人簽章	點收日期
1					
2					
3					
4					
5					
6					
7					
8					

菁學、山豬湖鄉土歷史座談會

出席表

時間：八十五年十一月十日

地點：台北市泰山里活動中心

主持人：李瑞宗 副教授

引言人：張勝業 里長、張瑞賢 主任

姓 名	簽 章	姓 名	簽 章
張 勝 業	張勝業	鄭 水 土	鄭水土
何 金 枝	何金枝	何 水 泉	何水泉
何 阿 水		何 寄 草	
何 阿 普	何阿普	何 秋 倫	何秋倫
何 文 貴	何文貴	何 逢 林	何逢林
吳 金 煥	吳金煥	何 金 進	何金進
陳 振 榮		張 麵	
蔡 天 賜	蔡天賜	賴 圓	賴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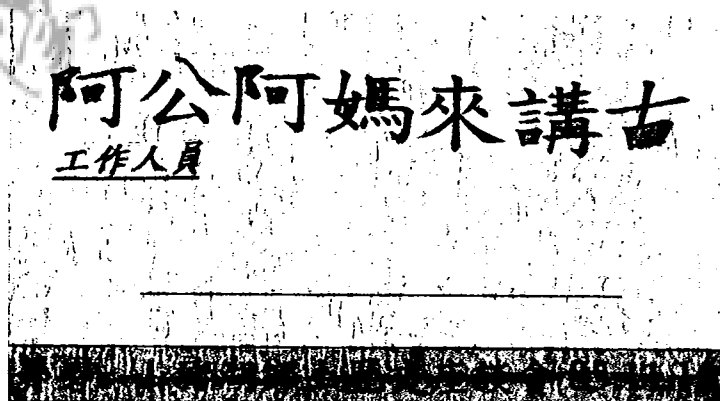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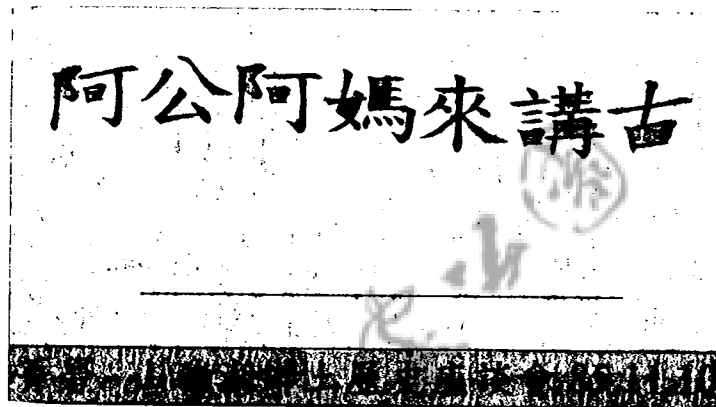
何 烏 毛	何烏毛	何 抱	何抱
吳 阿 福	吳阿福	邱 阿 華	
何 決 亮	何決亮	何 麵	何麵
林 永 耕	林永耕	曾 登 貴	曾登貴
沈 清 水	沈清水	郭 塗 讚	郭塗讚
賴 生 財	賴生財	張 福 寅	張福寅
何 雲	何雲	林 妙	賴葉梅
林 永 芳	林永芳	何 三 生	何三牛
何 雲	何雲	林 通 達	賴金水

列席人員：林景雄、曹孔傳、林就倫、張逢林、
 魏仲龍、黃康權、王明道、何雲

菁礮、山豬湖鄉土歷史座談會討論題綱

- 一、菁礮、山豬湖開發的經過與沿革。
- 二、菁礮、山豬湖與北投、士林、金山的交通聯絡關係（小徑、車道）。
- 三、菁礮、山豬湖昔日的教育與生活概況。
- 四、菁礮、山豬湖的節慶、拜拜、風俗習慣。
- 五、菁礮、山豬湖與其他村落間的婚姻關係（與竹子湖、湖底、山仔后或淡水、金山、內湖等村落）。
- 六、有關地方的陣頭、獅陣、子弟戲、諺語、歌謠等特殊紀事。
- 七、菁礮、山豬湖昔日的產業（如大菁、竹筍、鐵礦、白土、硫磺、茶等）。

（以上題綱僅供參考之用，座談時不須按照此題綱回答，謝謝）



新聞稿

山豬鏢、土匪歌重現江湖，阿公阿媽鬥陣講古

陽明山區鄉土歷史座談會進入第四站。十一月十日早上九點在菁山里活動中心舉辦的阿公阿媽來講古、菁礮、山豬湖鄉土歷史座談會，雖然天氣陰冷下雨，依然集合了廿七位耆老陳述該地的往事興革。座談會由山豬湖青龍社的陣頭揭開序幕，耆老與旁聽民眾一會兒便擠得水洩不通，是最熱絡的一次座談會。

菁礮，這個奇怪的地名，原是浸泡大菁(一種藍色的植物染料)的石槽，多設於水源便利的山谷或溪岸。大菁，正式的中名是山藍，莖葉可浸製藍色染料，是清末時期極重要的農產作物。菁礮，這個地名便是因為昔日這裡設有二個藍色染料石槽而得名，但現今已無遺物可尋。何金枝老先生說菁礮直徑約2公尺，深約5~6台尺，由石塊壘成。雖然菁山里已找不到菁礮的遺跡，但大尖後山附近尚存有4~5個完好的菁礮。

山豬湖，這個有趣的小村，昔日因山豬出沒而得名。在山豬湖附近有個石角湖，因位處西南坡向，較為蔽風，山豬喜歡聚集於此。何文貴老先生是捕山豬的高手，迄今已獵過二百多隻山豬，堪稱個中翹楚。他並帶來一支百年歷史具雙刀的山豬鏢，示範刺殺山豬的訣竅，引來大家的好奇與注意。同時，何烏毛與何泱亮兩位先生並演唱日據初期簡大獅盤據草山時流傳的土匪歌，並對歌詞涵義詳加解釋，讓眾人更加了解草山地區這段極為重要的歷史。

原本僅見諸文獻的土匪，經由何水泉與諸位耆老傳神的描述，讓

人活生生體會先民過去身處日本政府與土匪的夾縫中，生存的艱辛與無奈。

林永耕老先生攜來日據時期昭和八年草山公學校的卒業證書，外加二張獎狀，可作為今日陽明山國小最佳的文物證據。廿七位耆老中，有十二位唸過草山公學校，他們敘述昔日求學經過，彷彿時光倒流，令人不禁感念這段動人的往事。

菁山里長張勝粟表示像這樣富有意義的座談會，耆老參加的意願都極高，會場發言熱鬧踴躍，應該可以多辦幾場。

本次座談會由中華工學院景觀建築系李瑞宗副教授主持，他表示陽明山區一系列的鄉土歷史座談會暫告一段落，將於86年初重新出發，吸取這四次座談會(湖底、竹子湖、十八份頂湖、菁礮山豬湖)的經驗，作更深入的探究與報導。

剪報資料

來源：新華報

朱崙工作室

日期：98年11月2日

山豬湖有山豬？ 鄉土座談揭謎題

【本報訊】陽明山一百年前土匪猖獗？山豬湖是因為山豬出沒而得名嗎？明天上午九時，在陽明山菁山里活動中心所舉行的鄉土歷史座談會，將邀請地方八十餘歲的耆老，回憶往昔山豬湖、菁礮地區的開發史、古地名及交通往來等史蹟。

主持這項鄉土座談會的中華工學院副教授李瑞宗表示，山豬湖、菁礮這二個地名相當特別，山豬湖是因為昔日有許多山豬出沒而得名。

而菁礮，這個奇特的地名是指浸泡大菁的石槽，大菁正式的名稱是山藍，莖葉可以浸製成藍色的染料，是清代末期相當重要的農作物。目前，當地是否還保存有這此石槽，十日耆老將揭開謎題。

座談會將於明天上午九時在永公路五百二十號的菁山里活動中心舉行，有興趣者可在台北車站搭260公車，至山仔后後，換搭303公車，在菁山里下車，然後步行三分鐘即可抵達。洽詢電話（02）7474870

剪報資料

朱崙工作室

來源：

日期： 年 月 日

陽明山歷史座談 土匪歌再現江湖

【記者張嘉倫／報導】陽明山山豬湖因山豬出沒而得名，百年前還有土匪盤據；「菁礮」這個奇怪的地名原來指的是浸泡大礮的石槽。昨天陽明山區歷史座談會中，菁山里的耆老們，解開了這些地名的謎底，現場還示範早年獵山豬的方式及唱百年前的土匪歌。

剪報資料

來源：

耒耜工作室

日期： 年 月 日

【本報記者文庚台北報導】為從地方耆老口中挖掘出陽明山「普魯」、「山豬湖」等奇怪、有趣地名的由來，以及其他有關鄉土傳說，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耒耜工作室舉辦的「阿公阿媽來講古」主題歌重現江湖的耆老座談會，昨天雖在陰雨中舉行，卻仍吸引廿位耆老、關心民衆紛紛到場討論、聆聽，場面熱絡，現場更擠得水泄不通。

有關「普魯」這個奇怪地名，耆老表示，「普魯」，原來是浸泡大菁（一種藍色植物染料）的石槽，且大多設在水源便利的山谷或溪岸。

至於，「大菁」的正式中文名稱，應該叫做「山藍」，是清末年間台灣地區十分重要的農作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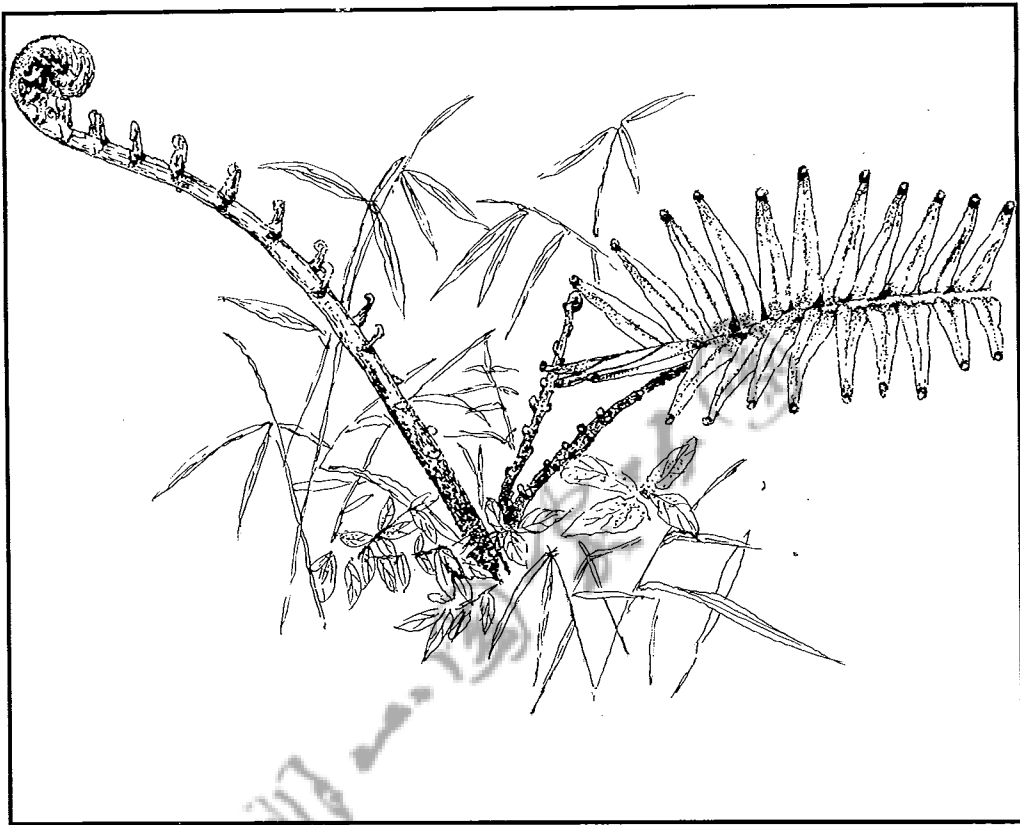
據耆老們表示，過去普魯地區共有兩個藍色染料石槽，舊址現都被拆毀，改建房子，故已全無遺址。

陽明山地名思想起 阿公阿媽細說從頭

何家模老先生回憶表示，普魯的「普」約二公尺、深約五、六公尺，且山石堆疊成，目前還有普魯的地方，可能只有在大尖山附近。何老說，該處可能還有四、五個完好的普魯。

至於「山豬湖」這個有據的小村莊，耆老說該村名的由來，主要是因為附近經常有山豬出沒而得名。其中山豬喜歡聚集附近的原因，是因附近有個石角湖，石角湖因位處西南向，較具蔽風，山豬喜歡聚集該處而得名。

昨天的耆老座談活動另一個高潮是，何烏毛、何決亮兩位老先生共同吟唱大鄉盤據草山時代，流傳一時的山歌謠。由於兩人還詳細解釋歌詞涵意，與一些古地名，故除讓大家更了解草山地區該時期的歷史真貌，同時也似帶領眾人，如同「時光倒流」，身臨其境去體會當時百姓身處日人上壓夾縫求生的艱辛和無奈。



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記錄
十八份、頂湖座談會
菁礮、山豬湖座談會

計畫主持人：李瑞宗

研究助理：姚淑芬

工作人員：施文萍 駱美祝 林昱雯 黃芬蘭

委託單位：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出版時間：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三十日

統一編號

002254860161

陽明山國家公園